

第四卷

漢紀

景帝

武帝

凡四十六年

乙酉至庚午

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

起乙酉漢景帝元年盡凡四十六年



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

宗今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

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載說文云宗廟犬名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

詔曰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或饒廣水泉利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夏赦○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頁乙



**書法** 復者何嘗除也文帝除之至景帝而復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是歲賜半租書復者異矣梁戊戌年魏徵綿麻稅書復者異矣

**○減笞法**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

**以張歐為廷尉**

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太欺 **集覽** 歐史記張叔者名歐正義曰歐於友反索隱曰烏後反道書注歐音驅有此異耳治刑名家索隱曰劉向別錄云申子之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正義曰刑名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 **質實** 一統志云張歐沛人法及名實也

丙戌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男子二十始傳 **集覽**

**二十始傳** 注見漢王 ○春三月立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

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

**王質實** 河間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夏四月太皇太

后崩 **考異** 據凡例太后下 ○六月丞相嘉卒

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今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

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垣垣

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 **集覽** 廟垣垣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歐血而死 **集覽** 廟垣垣

堧而緣反宮外堧者外垣之內內垣之外遊地也遊亦餘也顏師古曰堧者外垣之內內垣之外夜入宮自歸

為句漢書作入宮上謂自歸上顏師古曰歸首於天子也 **嘉請** 為句請奏也 **冗官** 漢書注散官也韻會注宮中



之冗食人也徐氏曰無定所執也

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彗星出東北

**書法**

書彗星記異也自是熒惑歲星逆行明年長星出而七國反兵滿天下此其應也綱目書彗十

有七詳周顯王八年書彗五十有三則彗之為異非彗比矣

○秋衡山雨雹

**集覽**

雨雹注見晉穆帝永和五年

**質實**

衡山國名注見景帝四年

大者五寸深者三寸

**書法**

書雹記災也書雨雹始此終綱目書雨雹二十四是年大者五寸深者三尺景帝中元年大者

尺八寸武帝元鼎三年元封三年大如馬頭宣帝地節三年四年深二尺三寸殺人成帝河平二年大如

釜莽巳巳年甲戌年殺牛羊殤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元初四年六年延光元年大如斗三年

桓帝延熹四年七年靈帝建寧二年光和四年中平二年獻帝初平四年晉惠帝元康三年深三尺五寸

晉懷以後不書史缺也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書法**

書熒惑始此終綱目書熒惑五年晉懷帝永嘉三年康帝建元二年安帝義熙十一年齊武

帝癸亥年○月食不書書出北辰何月有常道錯行至此大異也自是書月赤書月貫天廷中帝之世三

書月矣終綱目書月五是年後三年再書漢成帝建始元年唐肅宗乾元二年○歲星不書此其書何記

大異也終綱目書歲星一而已

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亥丁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

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每朝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

獵留或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者無異上嘗與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



王王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內喜詹事竇嬰引危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

傳梁王太后因此憎嬰嬰因病免

太后除嬰門籍梁王以此益驕

故取以喻肥饒之地

微子於宋即此漢置梁國隋改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

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十里外城中本漢睢陽縣

景帝時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稱睢陽曲

者皆著其名於門籍通引出入也又詳見宣帝地節三

年通

籍

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

南京應天府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

元因之

睢陽縣省入屬開封府

春正月赦○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

發明

景帝即位統三年爾字慧雨雹熒惑歲星之變

紛紛見於史冊至是又書長星出西方洛陽東

宮災未幾果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帝豈有外政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

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

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繫治驗問吳

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文帝復問之對

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

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亦解然

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

者四十餘年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



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  
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  
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  
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  
嬰爭之錯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王有姦削其六  
縣方議削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  
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  
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  
於淳丘伯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不嗜酒元王  
每為設醴及孫戊之意急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  
疾臥申公白生疆起之曰獨不去楚先王之德與今王一  
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先王之禮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戊稍淫暴太傅常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戊坐削地事  
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衣起之褚衣使雅  
春於市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吏  
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  
吾趙相建德內史悍皆諫被殺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

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注其西界北使  
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注其西界北使  
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  
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  
誅之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初  
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  
是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鄺  
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錯更令三  
十章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  
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  
錯曰不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  
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  
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  
居守徐僮之名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表  
盜不善未嘗同堂語至是謂丞史曰表盜多受吳王金  
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人  
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  
嬰入言上乃召盜盜入上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盜對曰  
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  
白頭舉事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  
反矣上曰計安在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  
曰臣所言人諸侯不得知乃屏錯盜曰吳楚相遺書言賊  
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  
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  
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  
天下乃拜盜為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廷尉劾奏錯不  
稱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與吳無臣子  
制曰可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斬東市乃使盜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以言軍事  
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  
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  
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  
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盜報仇臣竊為  
劫使將盜得間脫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  
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  
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敵

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日直入武庫擊鳴鼓  
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  
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令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  
足憂者使吏搜殺滎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  
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  
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  
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  
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  
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  
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  
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  
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  
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  
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  
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  
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  
且反王柰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  
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  
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

**集覽** 吳

注見高帝十二年膠西王卬五綱反高帝孫齊悼

屬膠州膠州理膠西縣膠東王雄渠高帝孫齊悼惠王

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

在今登州膠水縣東六十里故曰膠東

孫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案劇縣屬

菑川菑川隋置淄州今盤陽是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

州壽光南三十里濟南王辟光辟音壁高帝孫齊悼惠

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反都濟南括地志云濟南故城

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楚王戊高帝弟楚王交孫

嗣二十一年反都彭城趙王遂高帝孫幽王友子嗣二

十六年反都邯鄲爭行棊之路博局猶今言棊盤

提殺之徐廣曰提徒計反史記周勃世家太后以昌黎

提文帝索隱曰服虔云提音弟或作啼非也蕭該音底

提擲也案蕭音為得之使人為秋請史記吳王濞傳注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索隱曰請

音淨謂濞不得行使人為此秋請之禮察見淵中魚不

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常昭曰知臣下陰

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索隱曰此

語見韓子及文子余今見列子說符篇曰晉國苦盜有

鄰雍者能識盜之貌而得其情俄而群盜盜而戲之晉

侯大駭告趙文子曰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

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

用之卒踐更輒與平賈更戍兵也如淳曰更有三品古

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

得雇更富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記曰

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

子亦在調不可人人自行又行者不可三日便還因一

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

更漢書音義曰吳王欲收民心為卒雇者其庸歲時日

與平賈如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

曰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

得人心乃與平價官讐之也捕亡人避禍而逃亡者討

捕之公共禁弗予史記吳王濞傳公作訟注如淳曰訟

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予也庶孽詩詁

曰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有

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

生枿也枿與孽通音牙葛反申公魯人史記儒林傳言



詩於魯則申培公常昭曰培申公之名音扶尤反浮丘伯齊人浮丘復姓伯名也索隱曰呂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劉鄩俱卒學也雅春於市史昭釋文曰正身春之曰雅春按本傳作杵白確春於市注為木杵而以手春今謂步白者耳閩東越史記東越傳注常昭曰閩者東越別名也又閩越注見惠帝三年罪狀鼂錯狀形容之也其書形狀鼂錯之罪猶莊子自狀其過也破梁棘壁梁謂梁國按大梁今陳留浚儀是古汴州也漢文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後徙睢陽改曰梁國即宋州也今歸德是棘壁城名屬梁國索隱曰按春秋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蓋即棘壁也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西南七十里丞史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願至前口對狀不用奏章願至主上前口對說也豪傑白頭淮南子曰智過百人曰豪才過萬人曰傑史記曰敬仲完世家蘇代為齊謂秦王曰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擅適諸侯適與謫通責也罰也密裝治行謂促裝治具行李以使吳也密秘之也鄧公漢書作鄧先孔文祥曰姓鄧名先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處所來也噴曰道由也剽輕剽匹妙反亦輕也

輕去聲不持重也乘六乘傳漢書呂后崩大臣召代王代王乘六乘傳至長安注如淳曰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張晏曰乘六乘傳蓋備漢朝有變欲急馳還故乘傳車六乘也又乘傳註見高帝五年問人間居竟反師古曰謂伏兵也殺灑並注見光武建武三年藍田注見周赧王三年武關注同上四年武庫在未央官蕭何造以藏兵器擊鳴鼓荀子富國篇必將撞大鐘擊鳴鼓以塞其耳注大作金革之聲也楚辭九歌國蕩篇援玉枹兮擊鳴鼓注援枹擊鼓言志愈厲而氣愈盛也淮泗口在今淮安州北樂史寰宇記云今公路浦即淮口也表術過此因改名馬水經注淮水在山陽北五里淮水之會即城角也左右兩川夾翼二水以入即泗口也自鼂山北縈迴楚城東入于海正誤公共禁弗予今按公如教倉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御史大夫則丞史乃御史大夫之丞及史也漢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侍御史十五人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今按豪傑二字當屬上文為句白頭一字屬下文言吳王白頭舉事吳王時年六十二集覽引史記似以為指中國白頭之士舉事誤矣道軍所來今按臣瓚曰道由也去聲質實



志云吳漢之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膠西漢

之國名治高密縣後改為高密國東漢國除以縣屬北

海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隋唐皆屬密州元屬膠

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膠東漢之國名治即墨縣

東漢國除以縣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齊省隋復於

不其故城東北二十七里復置即墨縣即今治元屬膠

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漢之國名治劇縣東

漢國除縣尋省之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

俱治東平陵晉移治歷城縣後改為濟南郡東漢仍為國

冀州後魏改為齊州兼置濟南郡隋初罷郡存州後改

為齊郡唐復為齊州天寶初改為臨淄郡尋改為濟南

郡乾元初復為齊州宋陞為興德軍又陞為濟南府全

因之元改為濟南路本朝復改濟南府為山東道治

所仍隸焉楚漢之國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趙

漢之國名治邯鄲縣晉初移治房子後魏廢國為趙郡

治平棘北齊置趙州隋置樂州後改為趙州大業初改

趙郡仍治平棘唐復為趙州治相鄉尋復治平棘天寶

初改趙郡後復為趙州宋置慶源軍宣和初陞慶源府

金仍改趙州後改為汝州元復為趙州屬真定路本

朝以平棘縣省入屬真定府漢之國名治碭縣後遷

治碭陽縣東漢國除晉改為碭郡隋置宋州改縣曰宋

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

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府治宋城

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本朝降為

州以睢陽縣省入仍屬開封府棘壁即大棘城在開封

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左傳宋華元與鄭公子歸

生戰于大棘即此越即東越國注見惠帝三年

**發明** 滹為逆已父特因鼂錯而發爾然使錯徐為之

計又不併削諸國則滹亦無以為與亡之端故

書錯死於七國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與由錯而發然

則書殺而不書去官何哉錯之為謀雖曰失於輕舉

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

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

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為忠或以為愚其說不

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較然甚明後之論

錯者要當以是為的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滹齊王將閭及印遂皆自殺雄渠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滹齊王將閭及印遂皆自殺雄渠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滹齊王將閭及印遂皆自殺雄渠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滹齊王將閭及印遂皆自殺雄渠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滹齊王將閭及印遂皆自殺雄渠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滹齊王將閭及印遂皆自殺雄渠



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

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人殺之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三國將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樂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有謀欲伐之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卬亦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鄒寄攻趙七月不下樂布還并兵引水灌之王遂自殺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臯也召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齊迫劫人公孫攬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而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徙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徙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

竊料之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以間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覽度淮度與渡通濟也風俗通云淮廟在唐州東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可驀

而踰流至揚徐間始大禹貢蔡氏傳曰水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昭簪山北過桐栢山東入海今唐州有

桐栢縣走丹徒走去聲疾趨也春秋齊相慶封奔吳子朱方之地吳地記去朱方秦改曰丹徒地志會稽

有丹徒縣括地志故城在今潤州丹徒縣東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史失其名故言姓及官也顧氏

按路氏譜云中大夫名卬若反言若汝也三國將謂路中大夫云汝可反說漢已破了齊趣下三國趣音促趣

下猶言急降公孫攬公孫攬姓攬名也音厥縛反見情實句絕見形向反露也先歷齊歷謂歷下在齊州韓信

伐齊至歷下即此按齊州今濟南是有歷城縣畢濟北畢了也齊北注見漢王劉邦元年招燕趙招音翹舉也

漢之燕國今燕京是漢之趙國今趙州是歷西山歷過也史記秦文公葬西山注皇甫謐曰西山在隴西郡西

通鑑綱目卷之第四十一 漢書景帝紀



縣括地志云漢之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徑長樂索隱曰徑舊音經廣雅云徑斜過也長樂宮本秦興樂宮也

**正誤** 齊北也下文曰齊曰濟北曰燕趙皆舉國名不應獨舉歷下之地畢濟北今按張晏云盡收濟北之地也西山今按漢都長安自梁視之在西故大槩言西山謂西方之山也顏師古注穀

**質實** 一統志及華山也若西縣西山則過長安矣非也

柏者天下有四瀆此其一也今桐柏支岡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府信陽縣東流會沂泗入于海

**丹徒** 漢之縣名屬會稽郡後屬吳都三國吳改武進縣晉復為丹徒置昆陵郡宋為南徐州治所隋省入延陵縣唐復置屬潤州宋元屬鎮江路本朝因之屬鎮江府

**燕** 漢之國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幽州長樂宮名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八里漢高帝建內有東朝及宣德通光高明長秋等殿

**書法** 越者何東越也吳王之反東越嘗發兵從矣不書書誅淖何越之從吳蓋魯從也綱目不治夷

狄故畧之書誅淖勸反正也○齊王不書反失其書自殺何齊王背約城守則亦非迷而不復者綱目不絕人於善不書反不使夷於七國也然其自殺則與印遂並書之所以微著其情以為不謀始者之戒也

**發明** 七國書反齊初不與又以不從吳楚之故見圍甚久今乃與印遂繫書自殺何哉始馬吳遣使約齊齊已許諾則是始謀與之同矣後雖背約城守未幾圍急又復陰與同謀則是始終同逆夫復何詞不然綱目當特筆以明其無罪又可與印遂同日語哉

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立楚元王子禮

為楚王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質實** 淮陽國名注見周報王三十六

年陳州汝南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江都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欲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為紛亂柰何續其後許立楚後乃立禮

子戊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

**集覽**

復置關用傳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今復置用之



以七國反 ○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赦  
備無常也

○冬十月晦日食 **考異** 按太初以前皆建亥也是年及中四年先書  
歲首此年先書春夏錯簡也

**書法** 漢自太初以前皆建亥也是年及中四年先書  
春夏後書冬班史並同史記是年同中四年元

冬後二年亦先書  
正月後書十月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

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  
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

**衡山集覽** 衡山地理志安國六縣漢高別為衡山國武帝  
改六安國治六安屬廬江廬江古廬子國秦為合

肥縣漢立廬江國 **質實** 一統志云衡山漢初國名治六  
唐改廬州宋因之 縣後改為六安國東漢國除改

為盛唐縣屬廬江郡晉改為六安縣隋改霍山縣唐置  
霍州復廢州改霍山為盛唐縣五代晉改來化縣後復

為盛唐縣宋為六安縣政和中陞六安軍初屬壽春府  
後屬安豐軍元為六安州屬廬州路 本朝以六安縣

省入屬廬州府廬江漢之國名治合肥縣東漢改為合  
肥侯國隸九江郡三國屬魏為重鎮宋齊屬南汝陰郡

梁置南豫州後改合州隋初改為廬州大業初改廬江  
郡唐為廬州屬淮南道揚吳置昭順軍南唐改保信軍

宋因之屬淮南路元改廬州路  
本朝初改廬州府直隸京師

丑巳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募民徙居之 **考證** 五年當書於赦  
之下冬十月之

上○賜為衡山 **集覽** 作陽陵邑陽陵本弋陽也今改作陽  
陵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世

家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也括 **質實** 一統志云  
地志云陽陵邑在雍州咸陽東三十里 陽陵在西

安府高陵縣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書法** 高帝九年取家人子為長公主嫁單于不書書  
和親此其書公主何重帝子也自帝創有此舉

繼是不可勝書矣故先是丹和親不書元年二年必  
嫁公主而後書書公主嫁夷狄自景帝始終綱目書  
公主嫁夷狄九是年梁辛未年隋開皇十六年十七  
年十九年唐貞觀十五年乾元元年貞元四年長慶



元年貞觀新興公主書許昏不與馬十六年書  
宗室女嫁夷狄二漢元封六年唐中和三年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質實廣川國名注見  
秦世二年信都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書法** 綱目書雷十而書冬雷者七詳惠帝五年書霖  
雨六而書大者二詳秦二世二年舍是無書大

者矣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考異按景帝即位以來不  
書立皇后薄氏蓋漏

**書法** 廢辭有二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  
氏廢有罪之辭也綱目書廢皇后自景帝始終

綱目書廢后十七薄氏成帝許氏平帝廢孝成孝哀  
后光武郭氏桓帝鄧氏靈帝宋氏魏司馬師廢張氏

晉趙王倫廢賈氏顏廢羊氏張方再廢羊氏魏文帝  
馮氏魏乙弟氏齊斛律氏唐高宗王玄宗王氏五

代蜀高氏而為臣所廢者三魏張氏晉賈氏羊  
氏書后廢三武帝陳氏宣帝霍氏和帝陰氏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  
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卜

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  
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

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  
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譏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

之王夫人知帝黷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  
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

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集覽蚡蘇林曰蚡與颯同  
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音匹消反長公主也正義曰後封脩成君者長公主嫖  
與街通漢書作街注街恨也大行百官表典客秦官景

帝更名大行今又改大行為大行武官表更名大鴻臚復

有大行今常昭曰大行禮讚九賓

**書法** 前書趙君廢其太子章矣於是再見終綱目  
書廢太子十一書罪廢二詳周赧王十六年

寅庚

卯辛



**發明**

四年夏書立于榮為皇太子至是已閱四載未聞其有失德何為遽廢之哉景帝忌刻於斯可見書廢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理為可知上書廢后薄氏其義亦然

是月晦日食○春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以

郅都為中尉

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

後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為少寧賈姬等手陛下縱自輕奈宗廟

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曰按賈姬生趙王彭祖者也號曰蒼鷹以郅都有鷹鷂搏擊之能故號之

**書法**

中尉未有書者至景帝始書則郅都窻成其人馬帝之刻深有以召之矣窻成中六年

中元年夏四月赦○地震○衡山原都雨雹

大者尺八寸

**書法**

前書衡山雨雹矣至是復書皆帝世也於是雷大者尺八寸綱目書雹二十四有五寸者焉二

年有如斗者焉安帝延光元年有如馬頭者焉武帝元封三年有如釜者焉成帝河平二年無有大於此

矣者

二年春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壝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郅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聞與

之王既為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殺之

也中都漢書注中都仲質實臨江國名注見獻反以危法中傷郅都也

**書法**

下吏之辭有三下其吏微其下吏無罪之辭也其以罪下吏有罪之辭也其下吏薄乎云爾之

巳癸

辰壬

通鑑綱目卷之第四



辭也榮坐侵廟墀垣則其以無罪書何榮以諛廢其所坐往往吹毛之辭耳而使自殺綱目之所矜也終綱目書徵一獄六臨江王班勇朱穆段穎張脩王允書收下獄一鄧惲捕下獄一李膺下其吏下其獄十九詳秦二世二年皆無罪之辭也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于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秋九月晦日食○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驛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為繼帝詭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于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君正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誅邪臣浮說犯上

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母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賢

集覽

春秋大居正公羊傳隱三年君子大居正何休學云明脩法守正最計之



要者也疏云君子之人其適子君正不勞違禮而讓庶也死而讓開爭原也太后議格史記梁孝王世家注

如淳曰格謂絞閣不得行張晏曰格止也蘇林曰格音閣音紀天子意梁索隱曰意疑梁王使人刺之誅邪

臣浮說一作誅於邪說誅或作休如淳曰見誘休也音成今俗云相謏休長君弟長君稱皇后兄王信也弟田

蚡也有庠寰宇記舜封象於有庠後世以道州為有庠之國始封今失其地漢書鄒陽傳作有卑帝王世紀

作有鼻唐通典作有鼻柳宗元寄薛伯高刺道州斥鼻亭神事亦以庠為鼻括地志云今鼻亭神在道縣北六

十里王隱晉書云大泉陵縣北部有鼻墟乘布車降服而自比喪人伏斧質注見秦二世三年伏鈇質

誤長君弟今按蚡雖王信異父弟時未甚得幸此指王皇后乃王信親弟也漢書鄒陽傳本文云長君弟得

幸後宮天下無有質實一統志云袁盎楚人有鼻墟名可見其非蚡也在永州府零陵縣宋類苑云道

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岸絕徼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庠蓋此地

書法袁盎何奉常也然則曷為不書官薄梁罪也殺天子之議臣則曷為薄之不以其失刑病帝也其

不以病帝何哉太后所愛至為涕泣不食則帝誠有所不忍矣帝素刻薄者於是而天理之心油然而固不

得以失刑病之也是故以失刑病其君則雖袁盎不書官書爵文帝三年不以失刑病其君則雖袁盎不書官

綱目之權衡審矣

發明袁盎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足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養成

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午甲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夏四月地震○旱

禁酤酒集覽禁酤酒酤音工護反

書法禁酒古也行之早宜矣終綱目書大早三十八書早五十八而書恤早之政十有二詳文帝後

六年書大饑二十六年書饑二十九而有救饑之政三

晉元帝大興二年唐太宗貞觀二年憲宗元和四年

世主之以災為玩者多矣書酒禁始此終綱目書酒禁四



開禁二景帝後元元年宋乙巳年晉孝武  
大元八年書初開酒禁不書始禁蓋推也

○立子乘為清河王質實清河國名注見  
帝玄更始二年○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是月晦日食○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祭王每與太后  
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  
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  
止後肉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  
彼肯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  
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以劉舍為丞相

四月夏蝗○冬十月日食考異夏蝗當在日食下與  
四年同亦錯簡也

五年夏立子舜為常山王考證五年當書於夏蝗之下冬  
十月之上○日食下接夏

立子舜○謹按秦始皇用鄒衍五運之說周火德後所不  
勝為水德改元朝賀皆用冬十月朔提要書曰以十月為

甲丙未乙

歲首著其實下歷漢高帝至孝武百十有餘年皆因之而  
不變太初元年始用夏正而前此二年豈得獨書冬十月  
事於上年夏秋之後乎蓋因司馬公舊文之誤而○六月  
提要未經更定呂成公大事記亦及之今當改正

赦○大水○秋八月未央宮東闕災

**書法**文帝之世未央東闕書  
災矣七年於是再書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  
獄疑若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文致於法注見宣帝地節三年文致之罪人心不厭者  
輒讞之顏師古曰厭一瞻反不厭不服也讞魚列反平  
議也人心不厭今按  
**正誤**作入聲為優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酉丁



王上疏欲留上不許  
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 改諸官名

奉常曰太常廷尉曰  
大理典客曰大行令

### 春二月郊五時

**集覽**

郊五時古者天子親祀上帝於郊因以名祭時音止封土積高之所以祭

天地五帝之基址正義曰時止也神靈之所依止或音市  
封禪書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  
氏以為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按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  
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邠時  
皆非雍也至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渭南祀青帝  
靈公帝吳陽上時祀黃帝下時祀炎帝獻公以得金瑞作  
畦時櫟陽祠白帝是為四時漢高曰天有五  
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遂作北時祠黑帝  
○三月雨雪

### 書法

三月雪記異也書雪始此終綱目書冬雪一元  
帝建昭二年書正月雪一宋辛丑年書二月雪

一莽丙子年書三月雪四武元帝元光元年唐中宗嗣聖十八年書四月雪二成帝建

始四年陽朔四年而書大者凡三武帝  
元昂二年元帝建昭二年莽丙子年

### ○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  
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  
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  
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質實**  
濟東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東平山陽國名注  
見成帝河平二年濟陰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 更減笞法定筆令

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  
曰一百又定筆令筆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未薄半  
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鬻畢一罪乃更人自是  
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 書法

更減何易輕刑也前書減笞法於是書更減重  
予之也終綱目再書而已矣書筆令二是年唐

宣宗大  
中七年



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集覽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

秋七月晦日食○以寧成為中尉質實

寧成南陽穰人

自邳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寧成為中尉耐其治效邳都其廉不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

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書法**

前書召獄疑者讞之繼書更減笞法定筭令此書詔治獄者務先寬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帝

雖天資刻深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

三月赦○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考異

提要夏下有五月字

**書法**

於是禁六年矣

○地震

震凡二十一日壞上庸城垣

**質實**

上庸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

丞相舍免○秋七月晦日食

**書法**

景帝即位十有六年日食者八而又有日赤日紫之異西漢日食之數莫如帝世者矣

○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質實**

衛綰大陵人

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



之故上亦寵任馬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不疑南陽人為盜

###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截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鞅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集覽**

尚席索隱曰按輿服雜事尚席官名

###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書法**

書地震多矣未有書動者動者何動而止者也震久而動之也震無數而動有數也綱目書地

震一而巳矣

### ○禁內郡食馬粟没入之

以歲不登故也

###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

**質實** 二千石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良二千石

詔曰雖文刻縷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非為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築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母攘弱衆母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一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

**集覽**

纂組許慎曰纂赤組也應劭曰組今綬紛條是也以貨賂為市弄法受財若市



賈之交易**漁奪**言培克其民若漁獵然**侵年**年食苗根  
蟲也侵年食民比之年賊**姦法**與盜盜**姦欺**也漢書作  
奸注音干犯也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耗亂**食貨志官  
職耗廢顏師占曰耗莫報反亂也荀子多而亂曰耗

**詔訾筭四得官**  
詔曰今訾筭十以上通得官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甚  
懲之訾筭四得官亡金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甚  
**訾筭十**應劭曰十筭  
十萬也訾與貨同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

凡五

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集覽**太

天官書衡太微三星在翼軫之地天子之宮五星之坐  
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之地天子之宮五星之坐

索隱曰即龍星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廷

**書法**

日月赤凡五日大異也踰月而日復如紫月貫  
天廷又有五星逆守太微之變乾象莫大於七

政咎徵並見會不改月變孰大焉未幾而國有大喪  
變不虛生信矣哉日月赤日如紫終綱目各一書而

**發明**

景帝自三年平七國後至此凡十二年間書日  
食七地震四星李蝗各二雨雹冬雷大霖雨大

水春兩雪東關災秋大旱皆一見是年所書日月皆  
赤等災尤為可畏帝非有甚失德也特以刻忌少恩

故爾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亞夫  
以守正不阿死此皆非小故也上天變異夫豈適然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  
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



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賊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集覽**

間歲間猶言近

### 帝崩太子徹即位

六年十

**書法**

賀善贊曰景帝之資素號刻深以所書考之殺

發見者也然觀其從田叔之言置梁事於不問亦庶幾易悟者中五年以後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則君子蓋未嘗深絕之

###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葬陽陵質實

陽陵注見五年

**班固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周密文峻而姦執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

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又曰漢初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文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者食粟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繼辱焉然網疏民富後財人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室有土公卿以下爭于奢侈僭上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胡氏曰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



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以

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說用僭

帝益相遼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集覽周之密禁防如

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集覽周之密禁防如

文法深峻也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馭馬漢書作醇駟注

當時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馭馬齊民平準書注如淳

曰齊與純通一色也駟或作駟誤也齊民平準書注如淳

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被齊

教齊整之也唐太宗曰百萬之虜可化為齊民注齊

民平也記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其法計口授

田初無貧富不均之患故曰齊民言民業均齊也無藏

蓋食貨志注蘇林曰無物可蓋藏也月令孟冬命百官

謹蓋藏注府庫困倉有藏物也藏才浪反又孟冬命百官

官志考功注漢書音義曰蓋藏注蓋胡獵反字牝畜母也按

平準書注漢書音義曰蓋藏注蓋胡獵反字牝畜母也按

躔齧故斥不得聚會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

不數迂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

以官名為姓氏如淳曰倉氏庚氏則倉庫吏之後也重

犯法重難也以武斷於鄉曲平準書注索隱曰鄉曲豪

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戰國秦策出

婦嫁鄉曲者注高誘曰曲者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爭

于奢侈于字疑誤一本作爭事正誤重犯法今按不

任數任用也數謂智數術數正誤肯輕易犯法也

丑辛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考異按歲年例曰正統於橫行

某年據此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八年皆當易以冬十月舉

白字後元正統謚號年號皆當易以白字為是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

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

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

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

而傷敗乃至以此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止其亂也



而已矣矣勉強李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教者也道者所  
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  
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夫人君  
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  
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  
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  
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  
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  
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  
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夫有治亂之所生故不  
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  
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  
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  
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也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  
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

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行高而思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立李校以教  
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李校以教  
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  
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  
教化以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至秦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然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  
十有四年而亡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  
人民頑嚚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  
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  
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  
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  
習之孝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  
禮樂於禮誼而耻於成康固圉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



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衆不死者相望而功不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下石子孫選郎吏又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稱職

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母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於今故春秋之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一端也天令之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命也下務明教化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



然異於群生入則有父子兄弟之親有文以相臣上下之誼  
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  
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  
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  
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  
又聞之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  
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  
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  
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動也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  
在身猶火銷膏而人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復而不厭者謂之  
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  
道道者萬世之政有既而不行幸其偏者以補其缺而已  
不起之處故政有既而不行幸其偏者以補其缺而已  
矣三王之政有既而不行幸其偏者以補其缺而已  
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夏尚忠紂  
尚敬周尚文者所繼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  
天不道亦不變是繼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  
一其道亡其變也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  
世道其變也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

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  
今壹何不相逮之速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  
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  
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  
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未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夫又取  
小而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  
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  
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  
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修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  
視傲遠方之所四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  
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  
秋大一家統者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  
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度  
變下不知其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  
相丞相衛綰因奏所率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

通鑑綱目卷之四  
漢代皇帝紀元元年  
二十六



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  
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  
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何如  
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  
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  
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  
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為從  
諛弘嫉之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  
皆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  
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  
法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  
所以度越諸子也與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  
象集覽還至還讀曰旋頑罵左傳心不則道義之經為  
之位固秦獄名固今之使聆也國語之使悟也申韓  
之說申不害者故鄭之賤臣韓非者韓之諸公子皆善

刑名法術之李揚子問道篇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貪  
狼性貪故謂貪為貪狼誅名誅責也與姦為市小吏  
姦欺者守令不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致用夏之忠  
至極也原父曰或讀致屬上句非予之齒者去其角願  
師古曰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羅壁  
曰參之頭角實然按韻書角字注刀下用音稚頭骨上  
出也兩點下用音鹿字崔倜佺嘗辨正二字未釋其義  
余按詩行露篇誰謂雀無角陸氏注雀有喙無角且接  
東漢注角謂背故晦庵集傳作鹿音番易董敬庵饒雙  
峯上足亦謂角鳥喙骨也鳥有喙者無齒獸有齒者無  
喙此天有所分予也傳之翼傳讀曰附着也所予祿者  
不食於力不動於未力謂農民之力未謂工商之業此  
即公儀休不與民爭利之說日削月脔孟康曰削刻也  
脔音宣謂轉蹇蹇也蘇林曰脔音鐫俗語謂縮朒為脔  
縮公儀休之相魯史記公儀休相魯使食祿者不得與  
民爭利之其家茹葵而羹愠而後去其葵見其家織帛  
好怒而出其婦曰令農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春秋大  
一統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  
也主統始也王若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



一皆奉承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蘇張蘇秦為六國  
 合從以抗秦張儀為秦相連衡以御六國易王名非武  
 帝兄江都易王也諡法好更改舊曰易句踐春秋越王  
 名其先夏少康庶子也句古侯反泄庸種蠡泄庸文種  
 范蠡越之三賢大夫也吳趙春秋泄作洩音薛姓也庸  
 作容名也種上声高誘曰種名也姓文字子禽蠡音禮  
 名也姓范五伯顏師古曰伯讀曰霸温公曰二伯職廢  
 乃轉為霸左傳五伯之霸注霸把也把持天子之政也  
 五伯謂齊桓晉文  
 宋襄楚莊秦繆  
 力非獨不自食其力蓋謂不使其家為勞力種植之事  
 以收其利為食也亦不與民爭利之意故上文云所愛  
 大者不得質實  
 取小也  
 宋一統志云廣川漢之縣名屬渤海郡初  
 改名長河縣唐初廢之故址在河間府城南二百里  
 景州西南江都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廣陵郡  
 書法  
 特筆也文帝之世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  
 不書所罷於是特書治申韓蘇張之言皆罷之  
 嘉統一也終綱目書卒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書卒  
 賢良方正三書卒賢良方正一書卒賢良二書直言

極諫三詳文帝二年而書所罷者一而已

**發明**

三代之興哲王世有然始終全德表裏在人者  
 亦未易多得禹湯文武皆創業之君至其子孫

不過啓少康盤庚武丁成康宣王此數君而已太甲  
 初年顛覆典刑宣王未免詩人之刺三代千八百年

賢君僅止若此况後世邪漢世開基再傳而有文景  
 文帝固盛德之王至景已有漸德武帝繼之傑然有

立現其即位始他務未遑首率賢良方正親策於  
 廷又得一代大儒為之率首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

孝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  
 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訾

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慾宮室神仙聚歛征伐之  
 事紛紛交率漢之不為秦者幸爾觀綱目初年所書

清淨簡寡與後來擾擾多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  
 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

之君在三代而下益不易得也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觀此可不謹終如始云

春二月赦○行三銖錢○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為丞



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太中大夫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

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

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胡氏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

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喟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改歷服色豈力行之急務哉對既

不合又留不去其不速穆生又不可見矣

**集覽**

嬰蚡實嬰田蚡明堂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後世

皆因之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此古制也三輔黃圖云明堂者大道之堂所

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也孝經援神契曰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憲法八風四闔法四

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壩法七十二候元封二年公王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胡氏管見曰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天于之外

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安車蒲輪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索隱曰以蒲裹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

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繪畫之以為榮飾束帛加璧記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璧鄭玄曰貢

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王比德焉尚書玉帛圖璧玉也肉倍於好其形圓其中虛束帛者十端帛也古者制帛

其長丈八其束十端或素或玄纁其色不同韓詩外傳謂卷五疋展王者曲折隱淪之義服虔曰謂卷其帛為

二端五匹遂見十端也羅璧識遺曰大祀用幣皆一大八尺為度按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不測也禮聘束帛

用二丈為端則寓偶數色尚玄纁玄天色纁地色天正地偶合也顧力行何如顧念也力行謂勉力而行也

誤語辭有眷戀之意有當為但視之義者有發語辭有反顧力行何如耳今按顧字在句首者有發語辭有反

策安決耳質實觀津人田蚡之類是也長陵人申公魯人

**書法**

迎者何備禮也聘召書迎始此終綱目聘召書迎五者是年申公奔辛未年龔勝光武建武五年



寅壬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才高甚尊重之

耿况唐敬宗寶曆二年周息元宣宗大中十一年軒轅集劉賈於黥布張邈於呂布鮮于輔於劉和劉璋於劉備趙於段遼不與焉自漢以前所迎者賢士也自唐以後所迎者道士也世主之好尚可見矣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

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太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發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以是親之不能

**集覽**

為便坐索隱曰為去聲蓋為言者上以是親之不能

曰便坐故事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文翁傳在便坐受事類師古曰便坐非正廷也因長老因託年長老成以請罪燕居謂閒燕居質實石建趙人之奮之子家時燕與宴通詩宴宴居息石慶建之弟也

**書法**

有罪之辭三下某吏無罪之辭也某以罪下吏

**發明**

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綰臧鞏爾仲舒醇儒酒

半載其死也不書有罪與嬰蚡之免皆然蓋其感於家庭黃老之說胃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哉在

春二月朔日食○三月以許昌為丞相○以衛青為太中



大夫

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寢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悅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

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

**覽**平陽公主如淳曰即陽信長公主也為曹參魯孫平陽侯曹壽所尚故稱平陽公主青冒姓衛氏冒假

稱也猶人首之有覆冒也青之父鄭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而生青故冒姓衛侯家

之家**寔**章晉灼曰建章宮在上林苑中正**質實**衛青平陽侯義曰在長安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

章宮名注見太初元年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書法**記異也綱目記星變有如日者馬是年有如月者馬昭帝元平元年有如杯椀者馬唐僖宗中

和元年莫甚於如日者矣

○置茂陵邑集覽

茂陵武帝陵邑屬扶風郡本槐里縣之茂鄉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

一統志云茂陵漢之縣名武帝析槐里縣置之東漢廢入興平縣故城在西安府城西北一百里

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務摧折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

**書法**書河溢始此終綱目書河溢九是年成帝鴻嘉四年桓帝永興元年靈帝光和六年晉元帝建

武元五年唐中宗嗣聖十年十六年玄宗開元十四年十年河漲一唐昭宗乾寧三年而河決不與焉

○大饑人相食

**書法**漢初書關中饑人相食十詳丙申年而武帝之世居二馬

通鑑綱目卷之四

漢武皇帝紀三

三

是再見綱

癸亥



是年元  
鼎三年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  
遂徙其衆於江淮間

初閩越發兵於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

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

大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

馬喻意乃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

棄不屬句絕謂久已棄之不臣屬於中華虎符注見周報王五十七年兵符距法不為發顏師古曰距法謂以

法距之而不發質實閩越國名本秦之閩中郡漢初封徙其人於江淮間盡虛其地後立治縣屬會稽郡東漢

末置都尉此為南郡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劉宋改晉平郡尋復故陳兼置閩州後改豐州隋改泉

州大業初復為閩州尋改為建安郡治閩縣唐初復為泉州後移治晉江縣而以此為閩州開元中改為福州

天寶初改長樂郡乾元初復為福州唐末陸威武軍節度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陸長樂府改彰武軍宋復為威

武軍建炎中陞福州府元至元中為福州路本朝改為福州府為福建

**書法**字兵象馬綱目上書星字下書發兵救東甌雖

徙其衆過矣

九月晦日食○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

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詆諧

上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騫禾







金賈與價通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  
 顏師古曰諸言賜黃金者實與之金其不言黃者一金  
 為萬錢也孟康曰二十四兩為鎰之虛虛通作墟大丘  
 也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劉原父曰不當作亦隄猶防也  
 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危之變九市之宮紂於  
 宮中設九市章華之臺在南郡華容縣城中楚靈王作  
 章華宮納亡人實之卒有乾谿之禍按華容今江陵府  
 監利縣是阿房之殿注見秦始皇三十五年殿不存之  
 地劉貢父曰不存猶言不慮也下文云無存變之意其  
 為害也不難矣索隱曰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也鳥獲  
 姓名索隱曰秦武王之力士也李龍文鼎者逢蒙姓名  
 夏太康時人孟子逢蒙李射於羿揚子逢蒙分其弓注  
 逢音皮江反荀子土霸篇作蠡門淮南子王褒頌作逢  
 門七略作蠡蒙字異而音義同蠡為難矣難乃旦反史  
 記作畫為害矣銜祭之變徐廣曰銜馬勒也祭車鉤心  
 也音鉅月反劉貢父曰銜祭之變謂馬銜或斷車心或  
 出則致傾敗而傷人坐不垂堂索隱曰畏簷瓦墮中人  
 也樂彦云垂邊也近堂邊謂恐其墮墜耳非謂畏簷瓦  
**正誤** 不根持論今按嚴助傳朔阜不根持論上頗俳優  
 畜之顏師古注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

根柢也一日之樂謂田獵也劉原父曰車輿馳騁必有顛  
 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劉原父曰車輿馳騁必有顛

危之變蘇林曰輿乘輿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言一  
 日田獵之樂能幾何足以此而危殆無所隄障之車輿

哉淮南王安諫擊闔越書云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間音閑注閒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即此意

**質實** 一統志云柏谷塢名在河南南府永寧縣劉宋袁湛  
 隨武帝軍至洛陽屯於此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

十六年南山注見文帝二年莊助會稽人朱買臣會稽  
 人吾丘壽王趙人司馬相如成都人東方朔平原厭次

人枚阜淮陰人終軍濟南人鄧鄘夏哭曰文王自岐遷  
 豐武王自豐遷鎬故曰鄆鎬張九韶曰豐周之邑名故

城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北鎬周之京名故城在西安府  
 咸陽縣西南章華臺在荊州府境有二一在府城外沙

市一在監利縣東北皆傳以為楚靈王所築其在監利  
 者又名三休臺按賈子曰翟王使使之楚楚王誇之饗  
 于章華之臺三休乃至

臺名三休疑取諸此也  
**書法** 盧生教始皇為微行不書於是始書非創也則  
 其書始何終身之辭也帝在位五十餘年甫三



辰甲

年已若此矣以為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終綱目書  
微行三是年鴻嘉元年元嘉元年而書始者二武帝  
成帝皆其甚者也書苑始此終綱目書作苑八是年  
上林光和三三年畢圭靈昆晉永和二年趙華林元興  
二年燕龍騰宋辛酉年魏築苑丙子年魏  
野馬已亥年宋上林隋大業元年西苑  
**發明** 武帝踐祚未久輕率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  
體承桃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烏可肆  
其輕佻身為匹夫之率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  
危豈不甚哉書始為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  
之尊失人君之體具見于此  
况又因之起苑囿之役乎

四年夏有風如血**考異**

提要血下有赤字

**書法**

書兩血矣惠帝四年未有書風如血者有風如  
血大異也終綱目書大風十三詳元光五年書

如血一而已

○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考異**

提要東作西

巳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

**書法**

書置博士何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始此終綱目  
書置經博士三年晉安帝隆安三年魏梁乙

酉年律博士何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始此終綱目  
安帝隆安四年玄李博士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不  
與焉

夏五月大蝗

午丙

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

五日

**書法**

書素服重宗廟也書火始此書廟災始此書廟  
火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詳文帝七年而書廟

災一是年書火十二是年昭帝元鳳四年宣帝甘露  
元年桓帝建和二年延熹四年再書晉惠帝元康五  
年齊庚辰年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唐中宗嗣聖十一  
年玄宗天寶十年五代辛丑年而書廟火三是年元



鳳四年廿  
露元年

五月太皇太后崩考異后下漏竇。六月丞相昌免以田

蚡為丞相考證上條五月  
上漏園于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  
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听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  
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考工地如淳曰考工少府官屬也百  
官表少府有考工室工作器械之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書法字兵象也前書孛于西北繼書救東甌此書孛  
于東方繼書擊閩越後書孛于東北長星出西

北繼書擊匈奴天道恒象綱目之示戒至深切著明  
矣綱目書孛五十三而武帝之世凡七書帝之窮贖

有以召之也至書長竟天則終綱目一而已然則昭  
宣禁長竟天而唐以亡天祐二年武帝孛長竟天則

止於兵禍何也禁之與孛蓋有間矣故  
綱目書孛五十三而書禁止於十有七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

發明帝自二年以後見於綱目所書者災異多矣正  
宜恐懼脩省以答天戒而乃興師動衆從事荒

服兵禍蓋自此始故綱目前書發兵救東甌於星孛  
西北之下此書遣兵擊閩越於星孛東方之下皆以

見武帝忽天戒亟用兵之  
咎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

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  
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

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地剪髮文  
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粵

不受正朔非疆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救  
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



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且越人輕薄反覆不用法度  
非一日之積一不奉詔率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  
息也間者歲比不登民生未復今發時歐泄瘡亂之病  
夾以深林叢竹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瘡亂之病  
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  
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  
吠之警而使甲卒暴露中原霜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  
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且越人辭力薄材  
不能陸戰及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  
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道路言閩粵王第  
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使重臣  
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  
無所用之則存亡繼絕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為臣世共  
不頓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逃入  
山林背而去之則復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  
罷勸食糧乏絕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奸  
邪之動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奸

校也如使粵人徽幸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  
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生民皆  
為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  
乎詩云王猶狄之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  
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  
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  
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按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  
詔罷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  
善既殺郢威行於國繇王不能制因立餘善為東越王  
與繇王並處上使在助諭意南越王胡頓頓首曰天  
子乃為臣興兵討閩粵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  
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乃日夜裝入見天子  
助既去南越大臣皆諫曰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  
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也於  
是胡稱病**集覽**越方外之地謂越在中國四方之外  
竟不入見髮文身地理志謂越在中國四方之外剪  
蛟龍之害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注祝之  
六反斷也斷音短釋曰荆揚之域厥土塗泥人多游水  
故刻畫其身以象蛟龍之文與之同類庶不見害也歐  
泄顏師古曰歐讀與驅同泄戈制反亦吐也臨存句絕



以尊適卑曰臨恤問曰存不頓一戰頓與鈍通漢書賈誼策芒刃不頓斲與斲折梓者與主駕者皆賤役之人

一日之間詩音開謂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詩常武篇文箋云猶尚允信也宣王重兵

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無諸孫繇君丑無諸閩越王名也索隱曰

繇音搖邑名也繇君名丑乃無諸之孫日夜築急治行裝也說好語說讀曰悅漢書說作詠章昭曰詠音恤誘

也誘以正誤廝與今按輿乃僕隸之屬賤者也左傳阜好言語臣輿注輿衆也謂佐阜舉衆事也王猶允

塞今按猶道也塞實也言王道信為誠實不用詭詐而徐方來歸也

**書法** 二越相攻書擊矣漢兵也其書擊何譏事外也自是因南越之朝而呂嘉反因呂嘉之兵而東

越反南方益多事之兵故路博德楊僕之兵皆書擊

###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

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守

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為

引大射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

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在助復為請

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

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杜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

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



書以為文或撫劔疾視以為武或關土服遠以為功或  
耽佛好仙以為高雖汙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  
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其不足  
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而脩身莫  
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  
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集覽**  
東海

守東海古徐州分今海州是也太守掌治其郡好清靜  
清靜道家無為之學也丞史百官表郡守屬守有丞邊  
郡又有長史掌兵馬晉灼曰漢儀注云丞史曰丞史不  
苛小苛音何小草也喻政令不事煩細云云猶言如此  
如此史略其辭耳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賜告者數  
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  
假曰告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漢諸書云  
謝病皆同義初學記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  
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  
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成帝時二  
千石賜告不得歸家和帝時予賜皆絕數音朔踰人漢  
書踰作瘡注瘡勝也深堅謂志操深遠堅固不可奪賈  
育許慎曰孟賁夏育古之勇士皆

**正誤**  
丞史今按漢制  
郡守之屬有丞

### 與匈奴和親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  
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御史大  
夫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不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  
之爭利則人馬罷之虜以全制其敵此危道也不如和  
親群臣議者多附  
安國於是許之

###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  
之言也

### 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

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  
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  
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  
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

未丁

有諸曹掾史不  
必引漢儀也

**質實**

漢黠濮陽人河內郡注見桓帝延  
熹六年東海郡注見桓帝永興二年



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司馬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集覽**

部伍百官表將軍領

軍皆有一人伍行伍也左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刁斗孟康曰古者軍行以銅為鑪器受一斗書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如宮中傳夜鈴蘇林曰形如銅無

足有柄鑪音焦銅呼玄反遠斤候許慎曰斤度也候望也所以望烽燧也示見編曰斤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宋高宗時張守亦上言今日莫先於遠斤候三國時

烽火一夕五千里是也又斤候注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王弼注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否音鄙惡也臧作郎反善也左傳宣十二年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注律法否不也伊川易傳曰否方有反律謂號令節制也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戰且

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質實**

李廣隴西威紀人程不識未詳

夏四月赦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

**書法**

書親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公孫弘耳按西漢紀公孫弘初對策出於是年五年乃

再對也弘傳元光五年復徵對賢良策文與武帝紀元光元年策文相類考異云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所對班氏誤寘五年也以為失人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鼂錯則書親十五年武帝策士而得

公孫弘則書親是年文宗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太和三年譏不知人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

○秋七月日食 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時質實 雍縣名注見 ○始親祠

竈遣方士求神僊

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



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  
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

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曰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餅  
說文周禮以竈祀祝融淮南子曰炎帝作火官死為今  
之竈神司馬遷注莊子云浩竈之神也如美女衣赤衣正  
義曰夏祀竈從熱類也祠竈之禮先廟於門之與東西

設主于竈陞巧發奇中中竹仲反當也如淳曰時時發  
言有所中也致物如淳曰物鬼物也贊曰物藥物也安  
期生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邪阜鄉亭人賣藥東  
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始皇與語三夜出於阜鄉亭皆  
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重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  
山下後求之於蓬萊山輒風波而還遂立祠阜鄉縣之

阜鄉亭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丹砂王石部藥名索隱  
曰齊音分劑之劑抱朴子論仙篇云夫作金皆在神仙  
集漢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質  
秘其要其所用藥物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皆

實一統志云安期生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歲李少  
君遇之食以棗大如瓜蒲澗所產苜蓿蒲一寸九節生

有十蒲澗其一也

**書法**

親者何不宜親者也竈五祀之一爾而親祠之  
帝始惑於方士矣故特書始自是而書求神仙  
者二書方士者五書如緱氏者再書如東萊者再書  
作觀築臺書望祀蓬萊皆自此始也終綱目書求神  
僂三秦皇漢武而已矣始皇三十八年是年元封  
元年綱目淫祀書始二是年唐玄宗天寶二年

**發明**

春比事之書韓愈稱其謹嚴先儒謂愈深得  
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故於書法之間深得  
加謹以文十五之事盛於武帝之時然其原乃自文帝  
始是以祠雍五年書如雍始郊見五帝至武帝是年  
則止書如雍祠五時而已若夫祀竈之事前此固未  
有之是以始之一字特筆於此則謹嚴之意見於

書法之間者也然文帝雖有作備之失原其本心實  
出於事神敬天之意而武帝特為已私而設故綱目  
大書遣方士求神仙于下以譏之爾况祠竈賤事尤  
非郊帝之比而武帝親之則其失有甚於祠雍多矣

要在學者可也



立太一祠

一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集覽

史記漢武本紀作亳人薄誘忌索隱曰姓謬名忌居於山陽亳縣故不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

也太一佐曰五帝正義曰太一神名天之尊也五帝太一之佐佐者配祭也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也

索隱曰案樂汁微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宋鈞以為天一太一北極之別名謬忌奏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立祠而祀之五帝注見文帝十五年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馬門馬邑豪聶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

聞全代之時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

無他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高皇帝所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

之功故夫聖人以至天下為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之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并以休天下

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樽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

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人君謀事必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

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追脅衡行則中絕疾則臣糧乏徐則後便利不

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利不日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

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裒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馬邑

旁谷中陰使聶邑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

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馬



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鞬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尚貪樂關市嘗漢財

**集覽** 馬邑豪驍壹張晏曰一類師古曰一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馬邑注見高帝六年全代謂代地未分之時傷天下之功宋祁曰別本功或作公權車權于歲反小權也載從軍死者以權車送致其家所隱隱猶言痛也就祖發政凡發政施令必就祖宗之舊規占古語猶云古人有言曰占之瞻反口占也墮城墮與墮同毀壞也賈誼過秦論墮名城從行從于容反瓚曰以利合為從衡行衡讀曰橫瓚曰以威勢相脅為衡遺人獲遺去聲以軍遺敵令其獲虜為其戒戒其侵掠也武州塞徐廣曰屬鴈門崔浩曰在平城縣西百里當恢逗撓當處其罪也撓音鬧兵法行而逗留畏懦者斬名曰逗撓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當路塞蘇林曰直當道之塞也

**正** 誤 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今按就祖二字當屬上文為句發政二字屬下文言謀事必依就祖宗之故事發政施令必以古人之言占度其可否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今按此言擊匈奴深入長敵之難從行直行也衡與橫同集覽乃引合從連衡之義解之誤矣

一統志云韓安國惟陽人武州塞戰國趙所置漢為鴈門郡武州縣晉改縣曰新城後唐李克用生神武川之新城即此遼金為武州治寧遠縣故城在大同府朔州西一百五十里

**書法** 也書誘何醜之也前書與匈奴和親矣未聞犯塞可醜也故書誘於是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恢主別從代出擊胡鞬重則曷為獨首恢恢首事也綱目上書遣問下書恢以罪下吏兩責之也帝自是加兵匈奴皆書擊兵書誘始此終綱目兵書誘者四是

年後主建興六年九年晉恭帝元熙二年終綱目書以罪下吏七王恢丞相賀甲廣明淳于長歐陽欽河



南尹等  
司徒楊

**發明**

匈奴在漢誠可討伐然自武帝繼統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况前年求和方從所請今乃無故

設誘果爾若變詐反覆施於對敵猶且不得為正夫之

舉矧無釁妄動者乎自後世論者每以平城之圍嫚

書之辱大武帝復讐之義殊不知高祖失之於輕敵

非在武帝本自無讐可復特不過因其盜邊而治之

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自為詐誘之謀乎綱目於

此書曰遣間誘匈奴書曰伏兵邀之不獲則漢人之

失回自不言可知而又王恢首為此謀死以罪書則

其曲直愈更彰彰明矣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

酉巳

### 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

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甄子注鉅野通  
淮泗汜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因甄奉邑

食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  
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為

然於是**集覽**頓丘地理志魏郡頓丘縣春秋宣淵也括  
父不塞

名南開州本漢頓丘地濮陽甄子地理志東郡濮陽縣  
甄子隄名也蘇林曰甄子河在濮陽北鄆城南廣百步

深五丈括地志云濮陽故城在今濮州西北八十里濮水  
出縣南入濟州鉅野縣甄子在鉅野東北今大澤是鉅

野注見獻帝興平二年奉邑食鄒奉與倭通秩祿也  
索隱曰鄒音輸常昭曰清河郡邑案清河今恩州是

**實**一統志云頓丘春秋衛邑名漢為頓丘縣屬東郡晉  
於縣置頓丘郡後廢北齊縣省隋復置屬武陽郡唐

大曆中析頓丘及昌樂縣置清豐縣屬澶州以孝子張  
清豐故名五代晉以頓丘為德清軍宋慶曆中徙德清

軍治清豐熙寧中省頓丘入焉金罷軍以縣屬開州元  
仍舊國朝初改屬大名府濮陽注見周安王五年甄

子河名今謂之甄子口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  
里漢武帝時河決濮陽甄子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塞

之帝因封禪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王壁令從官自將軍  
以下皆負薪實決河作歌二章悼功之難成卒塞甄子



戊庚

築宮其上曰宣房宮漢之縣名屬清河郡晉因之北齊省入平原縣隋復置屬貝州唐改為夏津縣宋屬魏州金厲大名府元屬高唐州國朝因之屬東昌府

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

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執賓客益衰獨穎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諸有執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穎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辨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食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魏其地理志琅邪郡魏其縣諸郎漢書本傳作諸曹郎按百官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相為引重為去聲轉相汲引而致於尊重也張晏曰相薦達謂聲勢也橫穎川橫去聲灌夫家屬恣橫於穎川郡東朝灌夫傳注太后之朝後不敢堅鄭當時所對先已嬰後乃不敢

聖執前說藉吾弟藉慈夜反蹈也猶言較轉也質實穎陰縣名注見文帝二年

書法

非日食未嘗書晦朔者此其書卜二月晦何甚殺者也曷為甚之越日則春春不殺矣以帝為有恐失之心也故甚之族灌夫不書夫罪人不足書也綱目殺無罪書殺

發明

竇嬰所坐不過上書論救灌夫而已罪未至死故書殺而不去其官若夫書月書日漢史謂其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手以見漢以私意殺嬰是故綱目亦因而筆之以見不沒其實爾至於灌夫乃削而不書者蓋夫有暴橫穎川陵脅宰相之罪自取誅戮初無足恤故也不然綱目豈故詳於嬰而畧於夫哉

春三月丞相蚡卒○夏四月隕霜殺草

書法

四月而霜霜至殺草大異也故書書隕霜始此終綱目書隕霜四是年元帝末光元年新莽甲戌年辛巳年而四月者



亥辛

○五月以薛澤為丞相○地震赦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而

卒

河間獻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  
 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  
 辨獻王所得皆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  
 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  
 餘篇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  
 月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  
 術而言得事之中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宮存肄所獻  
 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正月王薨中尉以聞曰王  
 身端行治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  
 行令奏謚法聰明睿智曰獻謚王曰獻王班固曰昔魯  
 哀公嘗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  
 古人以晏安為鶴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  
 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

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司馬公曰景  
 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發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  
 而屬重器焉則帝王之治復還矣嗟夫天  
 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斯人之不幸也  
 注務得事實每求真是禮禮記禮謂禮經也周公作記  
 者所謂禮經三百則周禮也禮記是解儀禮者所謂威  
 儀三千則儀禮也被服造次顏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  
 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取法儒者三雍宮本傳謂辟  
 雍明堂靈臺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行治行音  
 胡孟反言迹也治理也屬重器屬託也索隱曰天下者  
 王者之重器莊子**正誤**被服造次今按謂  
 天下之大器是也急遽苟且之時  
**書法**綱目不皆卒諸侯河間王德卒於國則何以書  
 卒之矣是故入綱目書來朝九未有書  
 所事者書曰獻雅樂對詔策特筆也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象風曉南越南越食  
 蒙以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

通鑑綱目卷之第四十一 漢紀之五十五



出番禹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  
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  
役屬之然亦不能使臣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為外  
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  
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  
入見夜郎侯多同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等  
貪漢繒帛以為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  
以為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  
軍輿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  
論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邛笮君長聞南夷  
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易  
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  
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益  
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大悅集覽  
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悅集覽  
注見秦二世二年風曉風讀曰諷微加曉告也枸醬徐  
廣曰枸一作蒟音矩漢書音義曰枸似穀樹葉如桑葉  
用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顏師古曰枸緣木而生  
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案

本草枸實似王瓜蔓生苗為留藤實似桑椹皮黑肉白  
食之辛香下氣消穀左思蜀都賦所謂蒟醬吳都賦所  
謂東風浮留通志云蒟醬曰浮留似華撥今嶺南取其  
葉及藤合攪榔食之牂柯江牂柯本西南夷且蘭國也  
漢武置為郡今南平軍是漢書音義曰牂音茲郎反字  
通作牂案牂柯繫船棧也華陽國志云戰國楚項襄王  
遣莊躒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  
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因改名曰牂柯江江水出南徼  
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五代史四夷附錄曰牂柯蠻  
在辰州西千五百里番禺注見高帝十一年多持竊出  
市夜郎謂蜀賈多有竊持枸醬出界市賣與夜郎也荀  
悅曰夜郎犍為屬國也其地在湖南南東接交趾漢為縣  
屬牂柯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以南崖峽州曲本夜郎  
國華陽國志云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初有女  
子浣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聲剖之  
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笮關西南夷地漢置笮都縣又注見邛笮多同夜郎侯  
之名卒多物故卒士卒也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  
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死但云其所服用之  
物皆已改耳索隱曰魏臺訪問物故之義於高堂隆答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四 漢紀六十五 南夷傳 四十一



曰聞之先師云物無故事也言死者無所復能於事也

曰邛笮常昭曰邛音窮笮音作笮並音昨皆西南夷正義

在戎州西北按戎州今潼川西南笮本西蜀徼外白猫羌

置邛都縣尋改置越雋郡今邛州是以笮都縣置沈黎

郡今黎州是華陽國志云雅州有邛崃山本名邛笮山

山下有九折坂其坂阻峻曲回九折乃至山上再駝索

隱曰西夷二族也駝莫江反括地志云再駝蜀西徼外

羌也漢武置汶山郡今茂州威州本再駝也後書云冉

駝山有六夷七羌九蠻除邊關索隱曰謂通關去塞也

關盜斥索隱曰斥開拓也沫若水索隱曰沫莫葛反或

音妹沫水出蜀西南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東南入海

若水一作瀘水按漢嘉今雅州是也通零關道零一作靈

漢武鑿通靈山為靈關道徐廣曰越雋郡有零關縣按

關在今雅州靈山縣北十里蜀都賦關靈關以為門是

也其地甚險有峽口濶三丈長二百步俗呼為靈關道

去蕃界旬日程以繩為橋橋孫水一作梁孫原按梁即

橋也為梁於孫水之原也孫水一名質實一統志云詳

白沙江出臺登縣南至會川入若水

地名秦為夜郎且蘭二縣名漢置牂牁郡晉隋因之唐

貞觀初分牂牁郡北界置郎州尋省未幾復置後改郎

州為播州治遵義縣天寶中改播州郡乾元初復為播

州唐末沒於夷宋置播州及遵義軍宣和中廢州為播

川縣隸南平軍又改軍為寨隸珍州尋置播州宣慰使司

元改為播州沿邊安撫司

隸四川道夜郎西南夷之國名漢置夜郎縣屬牂牁郡

後廢之唐貞觀中復置為珍州開元中改屬濠州宋乾

德中廢之熙寧中復置宣和間廢之故址在播州宣慰

司北五十五里

天險關據邛崃九折坂之險捷為郡注見光武建武十

二年邛笮二國名注見元鼎六年越雋沈黎郡再駝注

同上見沫若水沫水在雅州城西五十里源發廬山與

沈黎郡陽山江合流出岷江若水在雅州邛崃縣西南

一名瀘水源出旄牛徼外至樊道縣入江通靈關在雅

州廬山縣西北六十里舊名靈關今名臨關蜀都賦關

靈關以為門蓋其關甚險

一人守之可以禦百即此

發卒治鴈門險阻

集覽

治鴈門險阻

劉貢父曰予謂治阻

險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代匈奴耳



**書法** 自書治阻險何譏也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隙矣  
丙戌年魏隋仁壽四年

○秋七月大風拔木

**書法** 記異也書大風始此終綱日書大風十有三年是

二年元初六年桓帝元嘉元年靈帝建寧二年隋煬  
帝大業十年唐高宗顯慶元年書暴總章二年五代  
庚戌年而書拔木者三而已  
是年征和二年桓帝元嘉元年

○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  
如法竇太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  
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  
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  
內偃中郎東朔曰偃以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  
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

化亂婚媾之禮傷玉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  
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  
主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  
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  
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  
後公主貴人**集覽**竇太主帝之姑館陶公主主見見音  
多踰禮制矣

鞞闕為雞蹋鞠又有所謂擊鞠者以木為毬騎而以杖擊之

亦戲耳劉向別錄蹴鞠黃帝造以練武士宣室三輔黃

紂於宣室漢取舊名也賈誼傳文帝受釐坐宣室即此

之稱殿下辟戟者謂以戟置地也國家之大賊國家天子

太醫令問國家起居國家云不勞是也賊猶言害也人

狐也猶古今俗言魅域按詩何人斯篇為鬼為域本音或  
正顏師古所註魅域者也沈氏音域及陸氏釋文因沈



氏音又三足鼈是也如鼈三足釋之益誤矣錢氏詩詁謂短  
狐非三足鼈是也如鼈三足音或亦非短狐劉貢父曰劉  
向說春秋何必遷就言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  
董偃爾何必遷就言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  
傳注蠱之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象魯為鄭  
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象魯為鄭  
曰在未央宮北故曰北宮正義曰在雍州長  
安西北十三里長安故城中與桂宮相近

**書法**

廢辭有二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  
廢有罪之辭也終綱目書皇后某氏廢三武帝

陳氏宣帝霍  
氏和帝陰氏

**發明**

不曰廢皇后陳氏而曰皇后陳氏廢者后實有  
罪故也孝景薄后無罪故書曰廢皇后薄氏今

陳氏有罪則以自廢也此與春秋書梁亡同意  
廢之者后自廢也此與春秋書梁亡同意

詔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

**質實**

張湯杜陵人  
趙禹

上使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深文吏記趙禹傳注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拘守  
職之吏張湯傳注蘇林曰謂拘刻於因循守職無所改

作之吏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  
法不舉告是為故縱則以其罪罪之

**書法**

蕭何定律律令不書此何以書帝之律令非高帝  
比也終綱目書律令之變二十五詳周顛王十

年條制格  
式不與馬

八月螟

**書法**

書螟始此綱目書螟五是年靈帝熹平四年中  
平三年獻帝建安十七年丁酉年晉書大蝗十

六書蝗三十七  
詳文帝後六年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  
令與計偕苗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  
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  
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



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  
則群臣遠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  
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  
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  
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氣同則從聲比則應  
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  
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  
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  
者治之本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不得其術則主蔽於  
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也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  
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及目  
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  
疾毀固遂以老罷歸時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  
相餉數歲不通士罷餓暑濕死者甚衆夷又數反發兵  
興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詔使弘視馬還奏盛毀西南  
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  
不肯面折其後廷爭於是上大悅之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  
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其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

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  
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

**集覽**

縣次續食所徵吏民詣京師者令各縣依次第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治其館舍飲食注云續食其往  
來也續食音嗣令與計偕令平聲計者上計簿使也郡

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俱也今所徵者與上計使者  
偕來也上計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能任官則分職治任

而今反分扶問反記王制任官然後爵之群臣遂本傳  
注遂七旬反李奇曰言有次第也百姓和合於下顏師

占曰言與上合德也待詔金馬門諸以才技徵召之人  
未有正官故稱待詔東方朔所謂避世金馬門是也金

馬門者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正誤**因  
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般門故更名金馬門

任官今按遂却退也其所能任之以官也**賈貫**蓄川  
臣遂今按遂却退也其所能任之以官也

景帝三年山不童澤不涸童徒紅反獨也漢書注  
山無草木曰童涸曷各反毛晃韻水流已竭曰涸

**書法**

前書以董仲舒為江都相則首書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於是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



聖之術者策問之弘對第一遂以為博士則曷為不書略之也其略之何不稱也先聖之術弘何足以知言之然則鼂錯之於直言極諫亦不稱矣則何以書直言極諫其稱不稱易見也弘以儒名有似於習先聖之術者綱目別嫌明微削之者絕之於先聖之門也

六年冬初筭商車

**發明** 商車前未有筭也周利蓋始於此書初筭商車則帝之培歛作備曉然見矣

春穿渭渠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至是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一統志云鄭以為便當時陳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却之

匈奴寇上谷遣衛青等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胡所得絡盛置兩馬間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

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功唯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

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集覽絡盛置兩馬

衆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間史記作置

夏大旱蝗

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不

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赦考證

○當去皇字謹按凡

例曰漢文帝初立景帝為太子時但云子啓以後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只從文帝初例後放此



**書法**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衛青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

馬終綱目書子生五皆有故者也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是年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太始三年宋劬以元

凶則書生丙子年魏恂以叛父則書生癸亥年魏詡以太后之悖則書生庚寅年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

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  
**質實**  
右北平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東夷歲君降置蒼海郡

東夷歲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  
**集覽**  
歲君注見

新莽始建國四年歲貉南閭歲君名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臨番人主父偃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

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

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象恬將兵攻胡

辟地千里地皆沮澤鹽鹵不生五穀乃使天下蚩芻輓粟起於負海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

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

侵驅所以為業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

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今人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聲色滋味皆競脩

飾以觀欲於天下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徼末未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誇殺人以矯

奪而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志定則盜賊度以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

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十有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若不聊生自經於道樹者相望及秦皇帝

崩天下大畔咸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



之疆不交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樊畧葳州建  
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  
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  
而政不脩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  
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  
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  
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  
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  
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殺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  
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  
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  
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  
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  
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覽

主父復姓父音甫沮澤史記注徐廣曰澤一作斤璜  
曰地多水澤又有鹵記王制沮澤注沮將慮反謂兼

沛下濕地蜚鳥輓粟文穎曰轉運芻穀就戰以觀欲於  
天下觀去聲顯示之使其慕欲也離本離力智反本謂

農徵未徵於堯反要求也末謂工商搢紳李奇曰搢搢  
也紳大帶也謂搢笏於紳也或曰搢紳士者之服搢或

作縉索隱曰縉當作搢鄭衆注周禮云搢當作薦謂垂  
之於紳帶之間今按鄭意以搢為薦者則薦亦是進也

進而置於紳帶間故史記亦多作薦字宿兵於無用之  
地宿猶屯也史記律書秦二世宿宿軍無用之地索隱注

謂常擁兵郊野之外也正義曰謂三十萬備此闕五十  
萬守五嶺連兵於邊陲即是宿軍無用之地朝夜郎夜

郎國來朝降羌樊畧並西南夷皆來降服索隱曰  
羌三苗羌姓之別裔樊蒲北反樊侯國在馬湖江畧歲

州顏師古曰凡言畧地謂行而取之也葳州是地名歲  
與歲通音穢即古穢貉國本朝鮮地漢武置蒼海郡龍

城崔浩曰西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在上谷  
郡北後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無終徐樂無

終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徐樂姓名索隱曰樂音岳棘矜  
索隱曰棘越戰名矜與謹同渠今反戰之櫛也時秦銷

兵器故但存戟櫛耳王崩瓦解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之  
積衰天下土崩瓦解正義曰言秦國敗壞若屋宇崩頽

通鑑綱目卷之第四

漢代是書二月二年

五

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之

積衰天下土崩瓦解

正義曰言秦國敗壞

若屋宇崩頽



衆瓦解散也諸侯無境外之助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二年臣無境外之交五鼎食牛羊豕魚菓五鼎烹謂被鼎

誅之正誤諸侯無境外之助今按徐樂本謂七國反叛

交義質實一統志云夔古夔侯之國名為夷僚所居漢

唐為羈縻馴駢浪瀉四州地總名馬湖部屬戎州都督

湖江之南岸屬叙南等處蠻夷宣撫司國朝初改為馬湖府隸四川道

寅甲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考異提要王下有安字按建

書名三年中山王勝來朝元光五年河間王德來○春正

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

諸侯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送節萌起然

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被

從之於是蕃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

募民徙之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詔

封青為長平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

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

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

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集覽取河南地春秋傳

徒曰取衛青本傳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築朔

方郡注張晏曰朔方郡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今亦謂之

通鑑綱目卷之四



建都於此後魏始置夏州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郡隋為朔方郡唐置夏州或為朔方郡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遂世據其地宋天禧間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後陞興慶府又改中興府元置寧夏路寧夏初為寧夏府後改置寧夏衛隸陝西都司

三月晦日食○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聞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家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竊符戮將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頭名天子搃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之匡改也故陳豨軍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死而不悔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二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

通鑑綱目卷之第四  
八美武皇帝元月二年  
五五



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  
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  
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  
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  
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  
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首盈  
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  
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  
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  
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  
得行有罪惡者無微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  
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  
化成

**集覽**

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天下謂自閑以東  
也閑東豪富桀黠之士及并人之力兼人之

財踰法惑亂衆庶之人郭解家貧不中徙郭解字翁伯  
解首蟹中竹仲反充也史記本傳徙作訾索隱曰按訾  
財不滿三百萬則不充合徙之數權至使將軍為言謂  
郭解之權力能使青為之言往俠如淳曰相與信為  
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  
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陪臣記曲

禮列國之大夫自稱曰陪臣某注陪重也左傳管仲曰  
陪臣敢辭注陪臣諸侯主臣也信陵魏安釐王異母弟

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索隱曰按地理志無信陵或曰齊西  
邑之名平原趙惠文王弟趙勝封平原君晉灼曰齊西

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按高唐即平原正義曰平原今  
德州是也括地志云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孟嘗田

文也索隱曰文公嬰封於薛文襲父封而號曰孟嘗或  
云謚非也顏師古曰嘗邑在薛城之旁詩云居嘗與許

鄭玄註常或作嘗在薛之南是也春申黃歇也正義曰  
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也

而孟嘗是謚鷄鳴狗盜孟嘗入秦秦昭王欲殺之孟嘗  
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願得孤白裘時止一裘已獻

昭王有客乃夜為狗入秦藏中盜裘以獻獲免即馳去  
夜半至函谷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恐昭王悔而追

至有客作鷄鳴而雞盡鳴得亡出關虞卿史失其名趙  
孝成王以為上卿故號馮驩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

之虞在河東今河中府虞鄉縣是周窮交魏齊之厄魏  
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周在之也事在周報

王五十六年赴平原之急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  
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王之命而令朱亥

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王之命而令朱亥



殺晉鄙奪其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事在周赧王  
五十七年掩腕而游談掩與扼通腕與擊腕通游俠傳  
作掩擊封禪書掩腕自言四象即信陵平原孟嘗春申  
陳孫代國相也孫許堂反具溥高帝兄喜之子名溥封  
吳王淮南高帝孫淮南王安也淮南厲王長之子魏其  
孝文皇后從兄子竇嬰封魏其侯武安李景皇后同母  
弟田蚡封武安侯劇孟姓名洛陽人亦以俠顯殺身成  
名死而不悔若李路仇牧之類也衛有蒯瞶之亂李路  
聞之故入赴難見孟鯨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宋萬殺閔  
公仇特聞之趨至手劍而叱之萬背擊仇牧碎首齒閔  
直記曲禮以苞直問人注問猶遺也苞直裹魚肉或以  
肅或以茅疏云苞者以草包裹直者以草藉器貯物孔  
叢子曰吾於木瓜見苞直之禮行  
詩箋云以菓實相遺者必苞直之

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  
其族

燕王定國與父姬姁姁奪弟妻殺肥如令鄆人鄆人家告  
之主父偃從中殺其事公卿請誅之定國自殺國除齊

厲王次昌亦與姁姁通姁當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  
上曰臨菑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  
姊亂請治之於姁姁拜偃為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  
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今自殺乃  
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集覽  
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肥如令鄆人鄆人姓名為質實一統志云肥如漢之縣  
肥如令按肥如在遼西郡北齊屬北  
平郡又析置新昌縣隋開皇中省肥如入新昌後為盧  
龍郡治唐武德初移平州治此改為盧龍縣遼金元俱  
仍舊屬本朝因  
之改屬永平府

**書法** 齊王書有罪矣偃請治其罪者也則曷為書誅  
偃劫其王令自殺偃之橫至此極矣不誅則何

以為綱目書  
齊相正名也

**發明** 齊王既書有罪則治齊王者公法也偃亦書誅  
何哉利口覆邦家之人亦亂政之賊爾不誅之

待何



以孔臧為太常

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求垂來嗣上乃以為太常

卯乙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弟伊稚斜單于立

集覽伊稚斜索隱曰

斜士嗟反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

罷蒼海郡

考異春字

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撤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其便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沒黠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為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黠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臣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黠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赦○以張騫為太中大夫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疆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眾逃遁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張騫以即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間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為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太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乃還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騫乃逃歸初行時百餘人去三十歲唯二人得還

集覽

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月氏西域屬國名注見高帝六年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郡以東祁連山以西按敦煌

今瓜州是在長安西二千八百餘里應劭曰故大煌盛也敦徒門反初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地置酒泉郡又

因酒泉分置武威郡後又分酒泉武威置張掖敦煌二郡祁連山卜名天山蓋匈奴呼天曰祁連也常昭曰天

山一名雪山一名太白山以四時有雪也正義曰祁承之反括地志云山在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今名祁

羅漫山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去馬支山北可千里初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馬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以其  
 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劉德云飲酒器也正  
 義曰漢書匈奴傳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  
 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  
 飲血盟也非虎子屬按虎子洩便器西京雜記云李廣  
 射獵冥山之北見伏虎射之以其頭為洩器今人鑄銅  
 象之示服猛也又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注見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即應募張騫自建元中為郎今應  
 募往使月氏百官表即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徑匈奴中  
 史記大宛傳作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也大宛西  
 域國名正義曰在長安正西萬二千五百餘里其東北  
 則烏孫東則于寘西南則大月氏北則康居地志云  
 率都沙那國一名蘇對沙那國漢大宛也宛又音鴛為  
 發導譯抵康居索隱曰為張騫發引令其導引至康居  
 國括地志云康居在長安西萬六百里居音渠大月氏  
 在大宛西南南於媯水北為王庭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氏音支注見高帝六年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二百里  
 媯水南其都曰籃市城張騫曰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  
 二千餘里居漢質實一統志云月氏古西戎地戰國時  
 西南夏上聲

以為燉煌郡地晉屬晉昌郡西涼置會稽郡後魏增置  
 常樂郡後周俱廢之隋以其地屬瓜州後屬燉煌郡唐  
 初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宋時為西夏所據元為瓜州地  
 屬沙州路本朝初設鞬鞞丞相若木子塔力等率所  
 部來歸詔建為赤斤蒙古衛以塔力尼為指揮自宣德  
 以來朝貢不絕燉煌漢之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  
 瓜沙祁連山名注見元狩二年大宛按本傳云大宛西  
 域國名治貴山城以蒲萄為酒富人裁酒至萬餘石久  
 者至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首霜宛別邑七十餘城  
 多產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漢武時遣李廣利  
 將兵伐之宛人斬其王母寡來降因與漢約歲獻天馬  
 二匹漢使得蒲萄首霜離官館旁極目焉宣帝時呼韓  
 衆益種蒲萄首霜離官館旁極目焉宣帝時呼韓邪單  
 于降漢後而大宛等國咸尊漢矣康居按本傳云康居  
 西域國名治柰越匿地到卑闐城與大月氏同俗東羈  
 事匈奴漢宣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國漢擁立呼韓單  
 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帝遣陳湯等  
 將兵滅郅支東居大懼遣子入侍自是羈縻于漢矣大  
 月氏按本傳云大月氏西域國名治監市城土地風氣  
 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控弦十餘



萬故疆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曰小月氏

**匈奴入代郡鴈門** **考異** 按征伐例曰中國有主則夷狄曰

云入邊或云入某郡今此條書入而不

曰寇疑漏寇字或寇字誤作入字耳 **考證** 謹按凡例曰

凡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 **考** 寇某郡事小曰擾某處後倣此 ○夏六月皇太后崩 **考**

**異** 后下漏王 ○秋罷西夷 ○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說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

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及黜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黜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

文深小奇黠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

而視 **集覽** 陽浮 陽與伴通詐也浮虛也兒寬 姓名兒研矣 奏讞者奏請於上而讞之也掾官屬也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鄭玄注讞之言白也與監史深禍者監

史正監掾史也深禍者用法深刻禍猾之人也湯以上意所欲加罪者則付與此等監史治之造請 顏師古曰

造至詣也請問謂也質責湯本傳注質對之也紛更之為何為紛亂更改也重足而立謂重累其足迹不敢亂

行言畏 **質實** 兒寬 千 謹之甚 乘人

**書法** 文帝之世書廷尉二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武帝書廷尉二則張湯杜周其人焉二君之仁暴

於此可見矣西漢七書 廷尉惟張湯杜周為譏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 **考異** 寇字下漏 **考證** 入當

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丙辰 丁巳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嘗奏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母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相撻擊犯法滋衆卒以亂亡故射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矢之為禁也且所謂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弘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速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

**集覽**

平津索隱曰平津鄉名在南郡高州鹽山縣南東閤閤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接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曠弩曠苦郭反張弩也引滿

曰曠五六漢書注予戟弓劍戈周禮注予戟劍楛弓穀梁傳注予戟戟刀楛弓矢合射記鄉飲酒篇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注會合其民而講鄉射之禮外寬內深索隱曰言其中心刻剝意多忌害人

也按杜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次至也其用法深刻至骨右內史地理志秦京師為內史顏師古曰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時號內史言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內史掌京師景帝分置左右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武帝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

**質實**

屬一統志云平津鄉名在河間府鹽山縣界漢屬故高城縣公孫弘以宰相封平津侯於此

春大早○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

**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俱出朔方李息張次公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領屬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



益封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諸將校尉七人為列侯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為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必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集覽** 李沮索隱曰沮子如反文頴曰音姐豆之姐張次公衛青校尉也封岸頭侯禪王顏師古曰小王也若禪將然索隱曰禪頴彌反王之偏副也匈奴傳作禪小王尉青三子長仇封宜春侯次不疑封陰安侯傳作禪小王

千侯尊寵於群臣無二言尊寵之至此於群臣止一人耳下大將軍下謂禮下之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廁耳或云園廁非也胡氏曰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謂輕之也武帳應劭曰帳織為武士之質實象也孟康曰置兵闌五兵於帳中

**高闕塞名詳注見秦王政**

###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使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

**集覽** 風之以樂補風如字詩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也補郎中文學掌故郎中主宮殿門戶掌故治舊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為之故曰文學掌故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

**書法** 書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弟子始此

秋匈奴入代考異 入當 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

朝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即中雷被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跡連安上遣使即訊太子遷欲使人刺殺漢使不果公卿奏安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安耻之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聞不相能賜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使陳喜枚赫作朝車鞮矢刻天子璽符前隙約束反具上朝過淮南為昆弟語除**集覽**屬王遷死南厲王長犯不軌遷徙處蜀而死安斥免之史記淮南王安傳作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其郎中令官欲令後人不敢效即訊太子句絕淮南王安傳注樂彥曰即就淮南按之不逮詣河南遷王太子名厲下句格明詔淮南王安傳作廢格明詔注崔浩曰詔書募擊匈奴而雷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也按如淳注梁孝王傳云格音各謂故閣不得行不相能句絕謂不相善也左傳昭元年昔高辛氏有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注能如字作朝車鞮矢史炤通鑑釋文曰朝車兵車也鞮治鐵也必謂治鐵作矢

鐵耳書費誓鞮乃戈矛蔡氏傳曰鞮焯之也除前隙先

前之嫌隙今釋除之約束反具以言語要結戒令檢束

皆曰**正誤**上遣使即訊太子今按即訊淮南訊之不通詣

河南也初雷被上**質實**都縣尋改為吳國景帝又更為

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屬徐州東漢初為廣陵郡三

國初屬魏後屬吳晉廣陵郡移治淮陰此地屬焉東晉

分置海陵山陽二郡劉宋置南兖州治廣陵縣齊梁因

之比齊改為東廣州陳復為南兖州後周改為吳州隋

始改為揚州大業初改江都郡治江陽縣唐初復為南

兖州改為邳州尋復為揚州治江都置大都督府天寶初

改廣陵郡乾元初復曰揚州置淮南節度五代時揚州仍置

大都督節度宋初因之屬淮南夷路建炎初陞帥府元

至元中建大都督府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尋改為揚

州路屬河南行省國朝

**書法**

前淮南王安嘗書賜几杖母朝矣此其書不朝何誅意也賜當入朝過淮南乃謝病於是帝賜

通鑑綱目卷之第四



午戊

書不朝毋云者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王言之也書曰賜衡山王賜書不朝誅意也然則吳王詐病文帝賜以累杖老不朝則何以不書不以吳王累文帝也其不以累文帝何博局之憾漢有以召之矣非安與賜此也故諱之不書

### 六年春二月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

大將軍青出定襄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成屬斬首數千級而還

### 赦○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

### 匈奴

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召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為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徵

**集覽**

定襄并州定襄郡隋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里肺腑按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與柿通木札也肺音附樹皮也以諭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漢書劉向傳幸託肺腑田蚡傳以肺附為相注謂如肝肺相附著言猶心膂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史記正義曰顧野王云肺斫木札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勁疾貌票姚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

紀作票鷄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趙利斬捕首虜過當赴奔超也利便利也顏師古曰計其所

將人數少其所斬首級及捕獲胡虜為數多過於所當

冠軍侯索隱曰冠軍封號言在諸軍之上也正義曰南

陽有冠軍縣武帝封去病於穰縣盧陽鄉因號曰冠軍博望侯正義曰南陽有博望縣括地志云故城在鄧州



向城東南四十五里索隱曰傳望張騫封號耳非地名  
小類云蓋取其能廣博瞻望也蓋北絕幕正義曰益北  
愈向北也幕一作漠北方流沙也匈奴南界墳曰直度  
曰絕沙土曰漠傲極而取之正義曰傲古堯反要也謂  
要漢兵令其罷質實郡一統志云定襄漢之縣名屬新興  
極然後取之質實郡晉改曰晉昌後魏復為定襄縣  
隋省定襄入秀容唐初復析置定襄縣屬太原府宋省元  
祐初復置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太原府霍去病  
平陽人冠軍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曹魏省之故城在南  
陽府鄧州城內張騫城固人傳望漢之縣名屬南陽郡  
東漢省之故城在南陽府城東北七十里為  
張騫封邑即此索隱小類所說可謂誤矣

###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是時漢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  
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  
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  
罪置買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  
除為吏吏道雜而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  
多端官職耗廢矣集覽經用竭類師古曰經常也謂常  
用之錢竭盡武功爵贖日茂陵

中書有武功爵十一級一造士二閑輿衛三良士四元  
戎士五官首六秉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政戾庶  
長十一軍衛級十七萬食貨志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  
萬金劉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  
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二級  
入關內侯亦其官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  
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  
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  
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  
七官職耗廢食貨志注耗音帽亂也  
**書法**自秦書令民納粟拜爵及文帝書召民入粟拜  
爵免罪至是復見後此書令株送徒入財補郎  
元鼎三年書令死罪入贖天漢三年明帝書詔聽有  
罪亡命者贖永平八年兩漢之世書贖罪者五帝三  
書馬國亦  
急甚矣

### 發明

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  
法非可贖也而贖之於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為  
如何哉其曰置武功爵則經費不  
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行幸雍祠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為五時時

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為五時時

加一牛以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一元曰建

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麟云皆疑辭也元宜以天瑞命名也謂改元宜用天

之祥瑞為名韻會注元一也春秋隱元年春王正月注

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元曰建一初也自古無年號始起於此故曰建元

以長星曰光建元六年八月

有星長竟天因改元元光

發明紀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儒論之詳矣未有建號

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

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甚失古人即位紀

元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者乃反以元光為名

至是僅獲一獸亦因之而改號自後紛紛不可勝紀

書曰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之也正所以

譏其失爾不然一獸微物豈天瑞乎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召中郎伍被與

謀反事被始以為不可安固問之被曰今諸侯無異心

百姓無怨氣可為詔徙郡國豪傑於朔方又偽為詔

獄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辨士隨而

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安又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

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

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

象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

猶豫未決被自詣吏告與安謀如此上所使宗正以符節



物上之象振落樹上  
之葉言直取之易也  
**正誤**發蒙今按如發去物  
上蒙發之物言易也

**書法**

二王皆賜免朝者也前書賜母朝賜  
不朝此書謀反然則咎有所在矣

夏四月赦○立子據為皇太子○五月晦日食 遣博望

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  
漢正西可萬里其俗一著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  
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  
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馬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長城南接羗高漢道馬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  
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宛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  
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  
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  
漢萬二十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  
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羗中險少北則  
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從聞諸國多奇物

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  
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

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  
北閉氏笮南閉嵩昆明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始通

滇國乃復**集覽**土著著於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  
事西南夷

在大宛東北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  
人綠睛赤眉狀類彌猴者是其種也于寘在大宛東賁

通作閩顏師古曰音田索隱曰音甸鹽澤在王門陽關  
西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

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鹽澤一名穿蘭一名臨  
海在沙州西南又鹽水注見太初二年右方匈奴傳諸

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羗也元封六  
年匈奴徙右方兵直酒泉敦煌二郡南漢道隔與通

說文障也鬲絕漢之路道薛宣傳曰西州鬲絕奄蔡胡  
廣曰即鬲蘇國在康居西北二千里正義曰奄平聲魚

秦魏略云奄蔡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壤大澤無  
崖蓋乃北海云行國隨畜遷徙無常居也徐廣曰不土

著也印竹杖山海經印峽山出印竹瓊曰印山之竹節  
高中實可作杖蜀紀云張騫奉使尋河源得高節竹植



於印山堪為杖園經序云山曰印嶽浸曰印水淵曰印池毛曰印竹又印注見元光五年蜀布正義曰布謂土蘆布也身毒西域國在大夏東南史記作乾毒李音乾一名天篤所謂浮屠胡是也顏師古曰身音捐又音乾毒音篤今天竺國是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篤省文作竺又轉為竺音也萬震南州志身毒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產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之類少北屬下句謂行稍近北也重九譯重復也傳四夷之言者曰譯譯繹也如繹絲然紬其語而譯之正義曰重九譯謂叙譯其詞語經九重之國乃至此也禮秋官象胥鄭司農云譯官也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靺北方曰譯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蜀健為健為在蜀郡南千餘里本南夷夜郎地漢武置健為郡正義曰健音虔又音堅唐改戎州宋改叙州發間使四道並出遣使者以計離間敵國也爾雅曰間覘也郭璞曰左傳謂之謀今謂之細作亦曰遊偵四道並出謂出駢出筴出徒出印變北閉氏筴如淳曰北道為氏筴所閉而不得通也正義曰氏今成州武州等是在戎州西北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氏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案成州今同慶府是武州今階州是也筴注見元光五年南閉嵩昆明南道為嵩昆明所閉而不得通也西南夷傳西自同師北至揅榆名為嵩昆明其國有嵩水出印都崔浩曰嵩昆明二國名正義曰嵩及南昆明夷也嵩音隨今嵩州有昆明縣蓋南接昆明也因名馬在戎州西南滇國索隱曰楚莊王弟莊躄為國於此如淳曰滇通作顛崔浩曰滇後為縣屬越嵩郡大宛傳昆明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正義曰昆州郎州皆滇國地西南夷傳夜郎西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括地志云滇國去京西五百質實一統志云于闐古之國名居葱嶺千三百餘里之北二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

中國五代晉時其王李聖自稱唐宗屬遣使來貢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宋乾德中遣使獻方物請王號乃以其國王為特進歸忠保順砧鱗黑韓王夷語謂金翅為砧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也元豐中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儻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元祐後詔今間歲一至自宋及元朝享不絕國朝初遣使貢王璞詔加賞賜焉蓋澤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蒲類海印竹校出雅州榮經縣東四十里印嶽山上其山巖阻峻疑



本夏結冬則劇寒產竹高節中實堪為杖也捷為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氏笮西南夷二國名氏注見武帝元昂六年武都郡笮注同上年沈黎郡焉古邛都國之地名注同上年越嵩郡昆明本西南夷之國名漢武通之改為定笮縣屬越嵩郡晉因之齊屬獫狁郡後廢唐初置昆明縣屬嵩州後沒於南詔為香城郡宋號為賀頭甸部屬大理國元初為落蘭部至元中為栢興府隸羅羅斯宣慰司國朝改為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行都司滇國春秋時郡名周以前為徼外西南夷夔鳴徭慄裸毒獯粵烏蠻所居之地楚莊驕畧地至此因王其地號滇國秦置吏馬漢武遣將臨滇滇王舉國降遂置益州郡治滇池蜀漢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又分建寧置雲南郡晉因之兼置寧州宋齊並為建寧郡隋置昆州後廢唐初復置後為南詔蒙氏所據改為善闡府歷鄭趙揚三氏至大理段氏以高智昇頌善闡牧遂世有其地元初置善闡萬戶府至元中改置中慶路國朝改為雲南府隸雲南道

**書法**

始者何僅辭也前書罷西夷矣於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二世不恤民怨故書復作阿

房宮漢武不恤民勞故書復事西南夷

**中庚**

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張騫李廣俱出右北平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遇小月氏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集覽**

票騎

將軍徐廣曰票通作驃服虔曰音飄顏師古曰音頻妙反勁疾貌前書曰票騎將軍位在三公品秩同大將軍轉戰轉陟充反轉相戰鬪也馬支山西河舊事云馬支山去祁連山南可千里正義曰馬音煙括地志云馬支



山在甘州剛丹縣東南五十里又注見元朔三年祁連  
休屠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索隱曰休音朽屠直於反  
張晏曰即屠音諸祭天金人常昭曰作金人以為祭天主  
張晏曰即浮屠祠金人也正義曰今佛像是其遺法括  
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其泉山  
下本匈奴祭天處因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  
休屠有祭天金人居延地理志渡張掖河西行冠軍軍東  
黎山峽口傍河東壩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冠軍軍東  
北有居延澤居延城括地志云居延匈奴中水名即古流  
沙也武帝置居延縣屬張掖郡所將常選句絕史記驃  
騎傳注索隱曰選宣德反謂去病常選擇取精兵留驃  
不偶史記驃騎傳偶作遇索質實一統志云馬支山名  
隱曰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質實一統志云馬支山名  
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一名剛丹山後漢匈奴失此山  
歌曰失我馬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居延縣名注見  
漢二年又陝西行都司城西北有居延澤在馬地  
渡張掖河西至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壩屈曲行千里  
百里是也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南一百里其山  
甚峻廣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因名山上草木茂

美冬溫夏涼宜牧放後失此山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書法**

兵未有書所至者書所至何譏深入也是故書  
至祁連山所以志去病之深入書至祁連山而還後  
以志魏主之遠闢宋已巳年書至青海所以志君  
之窮追唐玄宗開元十五年此書至祁連山而還後  
書封狼居胥山而還與書出塞而還者不可同日語矣文帝十四年

秋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匈奴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  
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  
之并其衆以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貫  
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  
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  
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散中國而  
以事夷狄之人黯請問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  
死五百餘人黯請問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  
興兵得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  
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虛



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  
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  
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  
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  
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  
金城河西西並南山二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  
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遊宴見  
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  
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  
竒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  
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愈厚賜以休屠作金集覽渾邪匈奴之屬為  
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反邪時遮反貫馬貫時夜反又音世賒貸也縣次傳之  
傳張戀反各縣案次第傳連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於  
邊關闡出私出塞交易也應劭曰闡妄也漢律胡市吏  
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璣  
曰無符傳出入為闡也文法之吏以此繩治之微文文  
法也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邊近也隴西北地也郡朔

酉辛

方雲中此五郡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南屬國存其國  
號而屬於漢朝故曰屬國金城初築城得金因名金城  
璣曰取其堅固如金也一云城在京師西張掖各二縣隸焉  
故名焉後昭帝置為郡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隸焉  
河西秦本紀出于二年抑獻公于河西正義曰西者秦  
州西縣也秦之舊地西並南山並古文並字史記大宛  
傳張騫至大月氏還並南山從羌中歸正義曰並白浪  
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  
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  
南山西域傳云其南山東至金城與漢南山屬焉空無  
匈奴為句空質實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帝建武十一  
年河西郡名注安帝元初元年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赦○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考異此一條與元朔三年考證入當○山東大水徙其貧

民於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廩以賑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又徙貧民關西朔方新秦中七十



餘萬口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護費以億計

**集覽**

關西朔方新秦中關

上郡此四郡朔方郡今夏州是秦地也史記平

千如淳曰在長安已北朔方已南又漢書食貨志注

應劭曰新秦者初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

造陽謂之北千里地甚好乃為築城郭徙民以實之使者分護

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

部刺史也丞相遣使分刺州縣不常置也護救視也

實朔方郡名注見

書法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書雜水溢十有二書兩

元貞元八年文宗太和六年求言者太宗貞觀七年德

宗貞元八年文宗太和六年求言者太宗貞觀七年德

主之一年中宗神龍元年世

發明此魏瑩移民移粟之故智也當是時歲擊匈奴

之亦以見其窮爾

畧無振救之策書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

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作昆明池

習水戰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

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

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集覽昆明有滇池滇音顛益州有滇縣縣西北有滇池

長五千里濶七里風雷一動波浪凌山武帝欲伐昆明

以其國有滇池遂於長安西南穿池象馬周回四十里

以習水戰因名昆明荀悅曰昆明子居漢河中故習水

戰以伐之五代史四夷附錄曰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

餘里按黔州今紹慶府是買復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賦

役除千夫五大夫為吏拜官曰除理民曰吏平準書諸

通鑑綱目卷之第四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  
千夫武帝所置武功十一等爵第七級也五大夫索隱曰  
十等爵第九級也言千夫爵秩比於  
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始為此  
之國名即滇國也漢為滇池縣地隋為昆州之境唐為  
晉寧縣地元初立二千戶所後改置善州領昆明官渡  
二縣後州廢縣存尋省官渡入焉 國朝因之屬雲南  
府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 一名滇南澤周廣  
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匯為池此池大小卧鉢  
蓮花盤千葉藥分三色下流為螳螂川中有大小卧鉢  
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  
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昆明池  
在西安府城內上林苑中漢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  
習水戰中有豫章臺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髯  
尾皆動旁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  
立于河東西養魚以給諸陵祭祀

**書法**

書池始此終綱目書作池二是年昆明獻帝建  
安十三年玄武書浚池三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龍首十五年魚藻文  
宗太和九年昆明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上方立樂府造為詩賦絃次  
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為歌沒黯曰凡王者作  
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  
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口上招  
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  
法輒按誅之沒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  
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  
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  
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  
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  
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  
臣為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集覽**

渥洼水在

斐曰初南陽新野人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十郡界  
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  
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既習久之乃代土  
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  
顏師古曰注於佳反蘇林音窰曲之窰索隱曰音鳥花  
反次以為歌顏師古曰次撰述也次以為太一之歌案



其歌曲曰太一貢弓天馬下露赤汗弓沫  
流赭騁容與兮趾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  
水在陝西行都司沙州境內漢  
元弔四年秋天馬生渥洼水中

質實

一統志  
云渥洼

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索萬金不佐  
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時  
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  
績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  
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  
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前  
大煮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  
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  
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  
器物又令諸賈人未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  
一筭又民有舡車者皆有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  
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  
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之

集覽

太空空若貢反缺也推浮淫并兼之徒推沮抑也浮淫

并兼之徒即言商賈輩藻績績音胡對反五采繡也薦

璧薦藉也璧瑞玉圓也爾雅肉倍於好謂之璧其形圓

其中虛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注藉

藻也楊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楊無藻為質襲圭璋

特而襲璧琮如束帛而楊亦是也白金三品雜鑄銀錫

為白金其一曰重八兩圓之以象天其二曰重差

小方之以象地其三曰重六兩圓之以象龍四曰重

僅他果反圓而長東郭複姓也咸陽其名孔

僅姓名也僅矩忍反以心計言不用籌筭析秋毫應劭

曰百物豪芒至秋皆美細今謂三人言利事纖悉皆能

分析其秋毫也索隱曰按秋豪秋乃成也鈇左足史記

音義曰鈇徒蓋反趾足也常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

以代別索隱曰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

裴漢晉律序云鈇狀如跟衣著左足下重六斤以代別  
至魏武改以別代鈇末作顏師古曰工商未技所作自  
占之官贍反自隱度也各自度隱其家財多少為文簿  
送之官率緡錢二千而一筭準書注李斐曰緡絲也  
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筭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  
胡公緡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漢紀四十四 元初三年 七十四



也縉音旻璜曰此縉錢為是儲縉錢也故隨其用所施  
施於利重者其筭亦多顏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  
縉貫而稅之民有車船者皆有筭平準書曰非吏比者  
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以一筭商賈人輜車二筭船五丈  
以上一筭注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  
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輜小車也漢代賤乘  
輜今則貴之言筭重其賦也正義曰武帝國用不足故稅  
輜車使出二筭重其賦也正義曰武帝國用不足故稅  
民田宅船乘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筭也一筭百二十  
文占不悉索隱曰悉盡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皆  
沒入官罰戍邊一歲日  
劉貢父曰當是一句

**書法**

鹽鐵自帝始書置官至元帝書罷初元二年又  
三年書復後漢和帝初始書以遺詔罷禁獻帝

又書復置鹽官建安四年自是無書者蓋為永制也  
至元魏書復鹽池之禁梁癸未年既而又書罷梁丙  
戊年書復梁戊戌年隋書復弛鹽禁癸卯年亦也鹽  
耳陳書立鹽賦法則海鹽也辛巳年至唐書鹽鐵使  
上元七年雖分合不常而國賦大半仰此不可復罷  
矣五代石晉始書復行官賣鹽法壬寅年先是嘗聽

民販賣故也

**發明**

元光六年書初筭商車元朔六年書贖罪賣爵  
至是又書造皮幣白金等物詞繁而不殺興利

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  
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廣為漁取以足其國  
乎武帝苟非奢侈窮贖其弊未必  
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耗難矣

**以下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  
有寬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  
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寬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  
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  
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至是以式終長賜田十  
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  
頃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

**集覽**

左庶長舊一十等爵第十級也漢書  
音義曰卜爵左庶長以上至卜八爵

漢書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為大庶長多樂卿  
食卿祿而無職

**書法**

後書賜爵始此漢世初賜爵猶庶長也至宣帝以

再書桑弘羊王成黃霸蕭望之陳湯淳于長師丹董賢而左庶長二卜式桑弘羊惟弘羊王成淳于長董賢為譏馬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長星出西北○遣衛青霍去病擊

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

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取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為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

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捕斬萬九千驃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到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後臂善射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為垂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斬七萬級益封五千八百戶兩軍出塞塞關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



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自是之後青  
 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  
 官爵唯任安不肯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  
 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  
 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  
 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  
 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  
 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青  
 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  
 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洎朔方以西至今  
 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  
 然亦馬少不復**集覽**度幕輕留索隱曰謂度沙幕輕入  
 大出擊匈奴矣而久留也一得當單于索隱曰廣  
 言唯今次得與單于相當遇也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  
 所敗奇為不偶也孫奕示兒編曰顏師古曰數所角反  
 案宋景文筆錄云得江南漢書本乃音所具反傳者誤  
 以具為角也云孫奕亦誤以為朔蔡條西清詩話亦云  
 嘗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蔡  
 條不以數奇為誤對則亦知王維讀數字從去聲之為

當也蓋言廣命隻不偶合耳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中  
 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為先驅馬左右翼旁引其騎  
 若鳥翼之為六騾史記作六羸牡騎注羸與騾同惑失  
 道索隱曰無人導引軍故迷惑失道也急責廣之幕府  
**對簿**之往也責令往大將軍幕府以文簿次第一責  
 之令其對詞回遠回去聲迂也直左方兵匈奴傳諸左  
 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元封六年匈奴徙左方兵直雲  
 中索隱曰直如字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直當也狼  
 居胥山在匈奴中於姑衍在匈奴中封禪書注山阪曰  
 衍登臨瀚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如淳曰北海  
 名山沙漠比案瀚海自是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  
 此因名馬塞閱官私馬官馬及負私從馬初出塞時於  
 塞上檢閱少言不泄索隱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  
 案周仁陰重不泄即此有氣敢往史記作有氣敢任索  
 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少貴不省士本傳作少而侍中貴  
 不省士太官齋太官少府屬官也主膳食齋饌西反行  
 道所用也穿域蹋鞠史記注徐廣曰穿地為營域作鞠  
 室也鞠以革為圓囊中實以毛蹴蹋為戲也正義曰案  
 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王庭索隱曰匈奴所  
 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國之案窮廬



前地若庭故云王庭也今居地理志張掖有今居質實

縣徐廣曰今屬金城姚察云今音連顏師古音零

一統志云公孫賀北地義渠人昆邪之孫狼居胥山在

韃靼國中瀚海在外夷火州柳陳城東地皆沙磧若大

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夷人呼為瀚海宋史云沙深五尺

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任安榮陽人

**書法**自元光六年至是衛霍凡八年出綱目每謹書之

是應兵也綱目或書擊走或書擊却叙其功也五年

雖因入寇而出然綱目但叙其實而已六年以後則

皆師出無名矣是故衛霍青春出則書擊而不叙其功

其夏再出則直書其敗元狩二年去病春夏凡再出

綱目不復一一書之并書所至以見其窮追深入之

實及是衛霍同一書則書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

窮兵之所至皆譏辭也然則其書皆為大司馬何譏

也大司馬古夏官之長也有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

言之物不兩大今漢益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

為之無義謂甚矣他日丁傳並為大司馬哀帝元壽

元年帝啓之也書曰皆為大司馬深譏之

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

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

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

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

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

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集覽愚忠為句

山頭而去自是群臣震懼無敢忤湯者言臣固愚

也然愚而忠

書法

書留不遣何使辱命也於是匈奴遣使好辭請

和漢使任敞報之敞使單于為外臣單于怒留

敞書請和親復書留不遣使者任其咎矣故任敞不

書名書名則疑於伊婁謙陳乙未年周姚漢英五代

辛亥年周終綱目使書留者三不書名者一而已

以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漢武皇帝元狩四年



先是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  
不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獄中重罪輕繫及私入視者一  
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  
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  
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及黠生法免乃以縱為右  
內史王溫舒始為廣平都尉擢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  
以為瓜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以故齊趙之  
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今郡具私  
馬五匹為驛捕郡中豪猾相連生二千餘家上書請  
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  
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母聲其頌  
益展一月足吾事矣集覽乳虎酷吏傳注顏師古曰猛  
上以為能擢為中尉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  
當故以為不備而覆之曰掩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史記  
中乘其不備而覆之曰掩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史記  
注漢書音義曰一捕鞠謂一切皆捕之鞠窮治也律諸  
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楮加罪一等為解脫與同罪今

縱鞠相贍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之是日皆報  
殺劉原父曰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  
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以鷹擊為治義縱本傳作  
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左傳  
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郡中豪敢往吏顏師古曰豪猾而性稟果敢一往無所  
顧也史記溫舒傳作敢任吏把其陰重罪本傳注把音  
在馬反陰謂舊事陰伏未發者家盡沒入償贓本傳注  
以賊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原贓或入官或還主得  
可事論報至謂得可其奏而報至也郡中母聲史記作  
郡中母聲母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令冬月益正誤是  
展一月足吾事矣律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正誤是  
皆報今按劉原父以論決為報當於報字句絕四百餘  
人為一句把其陰重罪今按在字刊誤當作布馬切得  
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今按當以得可為一句事論  
報為一句至字屬下文論決曰報與上文是日皆報義  
同言得可其奏而論決其事殺人之多至於流血十  
餘里也與延年會論屬縣囚流血數里事相類實  
實甯成南陽穰人義縱河東人王溫舒陽陵人廣平漢  
初國名治曲梁縣武帝改為平干國宣帝復為廣平



國東漢省入鉅鹿郡晉魏因之後周改置洺州隋改為武安郡唐初改為洺州立山東道大行臺尋罷置洺州大總管府天寶初改廣平郡乾元初復為洺州宋屬河北道金屬河北西路元初置邢洺路總管府又改洺邢路至元中改廣平路國朝改為廣平府直隸京師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伴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 書法

帝殺人於誅也綱目深抑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之終綱目方士書名者十有四詳秦始皇二十八年而書伏誅者七詳文帝後元年書罪者一鄭普思世主亦可以鑒矣

### 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

亥癸

坐盜孝景園地也丞相蔡李廣之從弟名蔡孝景園地

案頃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西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二丈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

當得二十畝李蔡盜取三頃李蔡隴西又盜取神道外頃地一畝質實成紀人

#### 發明

身為宰相師長百僚乃自盜宗廟園地其死宜矣書曰有罪固非其他無罪見殺者之比也

### 罷三銖錢鑄五銖錢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鑿

###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黠既辭  
行過大行李息曰黠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  
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  
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務巧佞之語辯數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  
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戮  
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黠以諸侯相秩居淮  
陽十歲而卒胡氏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  
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  
導建明諫止揀正之效而功烈之疵亦少損矣集覽  
臣常有狗馬本傳作臣常有狗馬之心注思報效也病  
力力甚也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言即今謂今日後  
即召君來也大行李息官稱也大行李注見景帝七年諸  
侯相秩如淳曰案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  
真二千石俸月二正誤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  
萬案是二萬斗也今按綱目據通鑑本文節去之  
心二字則當以臣常有狗馬病為句力字屬下文謂筋  
力也諸侯相秩今按漢官儀貞二千石俸月百五千斛  
歲下八百石耳言質實淮陽郡名注見周赧  
二千者舉大數也王三十七年陳州

徙姦猾吏民於邊○夏四月以莊青翟為丞相○帝如甘

### 泉祠神君

上病昂湖甚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  
泉及病愈起幸甘泉置酒壽官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  
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  
無絕殊者而上心獨喜時上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  
中道多不治怒曰義縱以集覽上病昂湖甚晉灼曰昂  
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湖在湖縣昔黃帝採首  
陽山銅鑄昂於湖因名昂湖漢武於此建宮封禪書天  
子病昂湖甚索隱曰一說昂湖宮在藍田案湖城即湖  
縣注見征和二年本屬京兆尹後分屬弘農郡恐非昂  
湖之處也下之鬼神下降也壽宮三輔黃圖云壽宮張  
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帷帳皆動  
聞其言而不見其形括地志云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  
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常昭曰即病巫之神史記  
漢武本紀長陵女子因其子死悲哀亦死而靈民多祠  
之武帝外祖母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帝  
即位置祠宮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畫法



史記漢武本紀作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  
正義曰畫音獲案畫一之法也中道即馳道也天子所  
道行正誤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今按史記義縱為右  
治然則過右內史界中六字當  
為一句史記無之非謂中道也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書法**

是年雨水始此書無冰始此終綱目書雨水十五

年十三元帝永光三年新莽乙亥年  
年建光元年延光元年平二年順帝永建四年獻帝建  
安十八年十九年書無冰  
二是年昭帝始元元年

遣使治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

上既下緡錢今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  
楊可告緡錢縱矣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  
告杜周治之少反者分遣御中廷尉正監即治郡國緡  
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

家以上皆破民媮食好末不事畜業內史義縱以為此  
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廢格沮事棄縱市

**集覽**

凡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農桑所生出謂之緡

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義縱傳楊可方受告緡常  
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漢有告緡

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顏師古曰大抵猶言大槩中家

謂處貧富之間者以上謂富家也皆被告杜周治之少  
反者平準書注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

隱曰反音幡反罪人辭使從輕也案劉德為京兆尹每  
行縣多所平反是也即治即就郡國治匿緡之罪民媮

食好末媮苟且也字與媮通平準書民媮其食好末不  
事畜藏之產業楚辭九辯曰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

而為溫部吏捕其為可使者部吏謂督郵遊徼之屬索  
隱曰謂捕求楊可之使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

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乃捕為可使者此為廢  
格詔書沮敗成事也索隱曰格音閤不為行

**誤部吏**今按部猶統率也集覽

**質實**

杜周南陽

正



夏四月廟立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詔策

**書法** 書廟立何志始也自是無書者略之也

○遣博士循行郡國舉兼并及吏有罪者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生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犯者益眾吏不能盡誅詔遣博士六人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 **考證** 當分

景桓○謹按凡例曰宰相賢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注其謚又曰凡賢臣特書依宰相例去病賢將史記云景武謚也桓考其行實誠非虛美故當注謚以表之

**書法** 自丞相嬰始丞相卒不書爵姓矣此其書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何尊有功也綱

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 不書姓者恒稱也 惟不書官者為罪之兩漢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三十有六詳惠帝二年

○殺大農令顏異

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便者異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脣湯奏當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誦談取容矣 **集覽** 法比也毗至

**發明** 顏異之死特因對皮弊忤旨而張湯論以腹誹其視秦禁誹謗偶語殆又甚之死不以罪故書

殺而不 去其官

元鼎元年夏赦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

寅丙 丑乙

通鑑綱目卷之四

漢代皇帝紀元帝六年

八



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  
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謂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  
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  
事連其弟第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  
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  
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  
知丞相湯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  
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  
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  
賈人輒先知之固宜有戒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  
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戒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  
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  
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  
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  
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  
自獄**集覽**咸宣漢書作咸宣注咸音咸孝文園瘞錢如  
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索隱曰謂文

帝園陵內所埋牲幣也青翟名也本姓莊後避明帝諱  
史改姓嚴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初趙禹張湯作見知  
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今湯欲致文  
云盜發瘞錢丞相見知也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注  
致謂前人也言其文案整齊也陳寃傳除文致之請注文  
效居物致富居物豫居物以待時也食貨志富商轉穀  
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貯蓄之名有所廢有所蓄  
言其乘時射利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  
曰發出賣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也徐說是  
**書法**屬辭比事罪之輕重分矣故湯不書官下獄之  
辭有比下某獄微某下獄無罪之辭也某以罪  
下獄有罪之辭也某下獄薄乎云爾之辭也  
終綱目書某下吏某下獄十一詳建元二年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集覽**

柏梁臺在長安城北關內三輔舊事云用香柏為殿梁香

聞十里中初太后延神君祠之宮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  
臺舍之承露盤三輔黃圖云建章宮神明臺上有銅仙人

銅手掌捧銅盤玉杯**質實**一統志云柏梁臺在西安府城  
以承雲表之清露西北十四里未央宮闕內漢

漢書卷之九十四



武帝所建以香柏為梁故名承露盤在西

安府城西北二十里建章宮內神明臺上

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以趙周為丞相○三月大雨雪

書法 三月雪異也景帝嘗書矣未書大也至是而書

年書大雨而已

○夏大水人餓死

書法 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書人餓死一而已矣

○置均輸禁郡國鑄錢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

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集覽 均輸百官表武帝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鹽鐵論曰郡國各以其方土產之物貢輸往來多苦惡不償其費置輸官以相紹

運故曰均輸禮地官保氏教之九數注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疏云謂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也勞是力

費是累足如自某州到某州用力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上林三官鑄平準書注武帝置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屬

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

令乎晉灼曰初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

林財物眾乃令主上林

上林三官主鐵錢也

書法 自文帝五年書除盜鑄令於六十年始書禁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漢書西域傳武帝元封二年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疆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以厚幣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此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

**集覽**

昆莫烏孫王号也其名曰獵驕靡不

能得其要頰史記大宛傳注索隱曰小頰以為要衣要頰衣頰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頰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頰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也安息西域國名治番兜城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國王著以銀為錢效玉面馬蓋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首悅曰幕音漫錢背也王門陽關二關皆在敦煌郡常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縣界敦煌縣西北又酒泉有玉門縣索隱曰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因以名縣關在縣西北二百二十里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甘州西始涉磧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入吐蕃界西至沙州南十里鳴沙山又東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也葱嶺本山名在天竺國東其山高都上悉生葱後人據其地自立為王因以名國鄯善西域國名都杆泥城即樓蘭國也故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北近白龍堆路去陽關千六百里漢昭帝遣傅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為鄯善事見昭帝元鳳四年莎車本西域之城名其地有鐵山出青玉匈奴別種呼屠萬年據其城自立為王因以莎車名國其城去長安二千八百餘里事見宣帝元康元年車師前後王庭



車師即姑師其國有前王後王案前王後王子其庭相  
去五百餘里後王庭地本烏孫國土唐立庭州注見齊  
明帝建武四年高昌疏勒本西域城名後人據城而王  
因以名國故城在莎車東北尉頭南汗血馬大宛傳曰  
國多善馬高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馬母置其下與  
宛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應劭曰  
汗從前肩膊出血如血號一日千里  
**質實** 一統志云正  
行都司之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陽關在陝西行都司  
之廢壽昌縣西六里葱嶺在亦力把力國東其山高數  
百丈上多連蔓葱夷名塔兒塔石打班鹽澤一名蒲數  
海在大州之土魯番西南又名婆悉海周四百餘里葱  
嶺于闐以東之水皆注於此漢張騫道西域度玉門見  
二水交流發葱嶺趨海閼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  
出再

**書法**

書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  
域於是八年矣書識遠略也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質實**

函谷關注見陳文帝天嘉  
六年新安縣名注見楚義

帝元 ○夏雨雹 ○令株送徒入財補郎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  
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集覽**

所忠漢書諫大夫所忠索隱曰所忠姓名也服虔云掌  
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室

絕曰世家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為大官子孫不  
為家者也如淳曰謂世世有祿秩之家株送徒平準書

富人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諸犯令相引命曰  
株送徒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帶也諸

坐博戲事決為徒役者能入錢得補郎索隱曰李奇云  
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說是先至

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根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  
徒文穎曰凡鬪鷄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鷄三歲為株

今鬪鷄走馬者周之因其鬪鷄勝時名也即選選去聲  
銓官也秦初置郎中令其屬有三署郎漢官尚書郎初

三署郎選既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隋文帝諱中唯  
置侍郎煬帝置六侍郎

其諸曹直曰郎除侍字

其諸曹直曰郎除侍字

卯丁



**書法**

前書詔民得買爵訖也於是令株送徒入財補

**發明**

一自算商車造皮幣告緡錢置均輸紛紛與利不  
蓋亦漁取無術而為色目以  
周之爾書之于冊亦可愧哉

關東饑人相食○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親祠之始巡郡國

**至榮陽而還集覽**

汾陰脽上汾陰注見周顯王四十年蘇  
祠在四西脽在巨靈坐處汾水西流與河合顏師古曰以形

高起如人屍脽故以名云一說地本名郟音葵  
後鄉人呼葵如誰遂傳為脽案漢舊儀作葵上

后土祠在平陽府榮河縣北一十里漢武帝元鼎初立葵  
汾陰以祠后土其後宣帝及唐玄宗宋真宗皆躬祠之金

章宗元世祖皆遣官致祭焉

**書法**

書始何記始也終綱目書巡二十九始皇書巡  
五武帝書巡七而又七書如再書出自是至終  
凡二十七年其不書者十二年其實不出者  
癸酉甲申乙酉三年而已書此以記始也

**封周後姬嘉為子南君考異**

提要子上有周字按元帝  
初元五年書周子南君則  
姬嘉為子南君姬嘉姓名周之  
後也封之以奉周祀號子南君

**士爨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方士爨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  
上見安期美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  
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

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  
衛長公主妻之齋金千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

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溢  
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集覽**安期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年注見  
元朔二年

**書法**

入綱目尚主未有書者書此何訊也以下嫁十四是

年衛長公主梁壬申年大原公主唐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十一年南平公主開耀元年太平公主景龍二年安樂公主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建中二年永樂公主貞元十三年義章公主元和二年普寧公主九年岐陽公主大中二年萬壽公主十三年廣德公主咸通十年同昌公主其舊尚者三年樂大壬申年齊楊愔唐貞元十三年張茂宗皆新加官者也辭順而已矣或曰上卑下之辭也

**發明**

以方士而尚公主則非其類矣凡列侯尚主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也事有不待

夏六月汾陰得大鼎

迎至其泉薦之郊廟群臣皆賀

**書法**

書得鼎始此終綱目書得鼎二是年明帝永平六年

以兒寬為左內史

初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為中尉坐不勝任抵罪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右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檐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集覽**

太府丞相御史府少府注見秦二世

元上功曰最下功曰殿顏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

謂課居後也最者凡要之首言課居先也繼屬也

遣使喻南越入朝

通鑑綱目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七



初南越文王胡遺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穆氏為后  
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筮立穆氏為后  
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  
自恣因稱病不見薨謚曰明王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  
后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少季往諭王及  
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  
與私通國人不附太后太后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  
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使者  
留墳集覽穆氏穆音鳩姓出邯鄲尚樂崇尚音樂  
撫之也安國少季安國復姓也少季名也  
尚樂今按胡三省注樂也  
音洛謂好尚逸樂也

**書法**

書喻入朝訊也非慕德而來臣  
矣故呂嘉之反路博德止書擊

以方士公孫卿為郎

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  
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室昂  
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採  
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昂既成有衣垂胡顛下迎黃帝

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  
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

**覽**

首山在遼東襄平之西黃帝採銅處即此又首山注  
見明帝永平二年荆山地志山在馮翊懷德縣禹貢

荆岐既旅孔氏傳曰荆岐皆雍州山荆山在岐州東蔡  
氏傳曰荆山即北條之荆非荆州之南條荆山也今耀

州富平縣掘陵原是黃帝夏禹鑄鼎地也龍垂胡顛下  
迎顏師古曰胡顛下垂皮也顛頰須也索隱曰在咽之

下垂者則所謂龍胡也故童質實一統志云首山即首  
謹曰何當為君鼓龍胡是也

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即黃帝採銅處荆山在河南府偃  
鄉縣南二十五里近有鑄鼎原昔黃帝採首陽之銅鑄

五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遂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西登崆峒出蕭關從數萬騎獵  
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徽於是誅  
北地太守集覽崆峒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祿福縣東  
守以下集覽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彭陽縣



西抱朴子云黃帝從廣成子受經於崆峒即此索隱曰  
二處未詳孰是無亭徽顏師古曰亭候也望敵之所也  
徽音叫境也謂以木石水為界也晉灼曰西南之徽猶  
東北之塞如淳曰徽亦本求盜之屬瓚曰既無亭候又  
不徽循無衛

道於廣成子蓋在此山蕭關注見文帝  
十四年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 書遂獵何非事也書獵始此終綱目書獵十四  
是年成帝元延三年桓帝永興三年延嘉元年

六年靈帝光和五年癸卯年宋唐太宗貞觀五年十  
一年十六年穆宗長慶二年五代甲申年唐上再書

乙酉年  
唐主

立泰一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

是為泰時自是三  
歲天子一郊見

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考

**異** 當書遂弑  
其王興

南越王太后治裝入朝呂嘉數諫弗聽稱病不見漢  
使者太后欲誅之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

為將相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  
也而相君若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

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  
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陰與大臣謀

作亂漢使壯士韓千秋與太后弟膠桀將二千人往入  
境嘉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

使者亂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攻殺王王  
太后及漢使者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攻殺王王

破數小邑越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擊滅之函  
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

**集覽** 狐疑相杖杖說文持也倚任也言使者怯而無決  
故曰狐疑相杖耳目是非謂太后與使者耳目皆

注意於嘉欲縱嘉以矛韋昭曰縱撞也欲以矛撞殺嘉  
也索隱曰案字林縱七凶反又初江反與吳王濞傳縱  
殺吳王同介其弟兵就舍漢書注顏師古曰介被也持  
也史記南越傳介作分索隱曰分取其兵而就舍明王

通鑑綱目卷之四  
漢書卷九十九南越傳



越王嬰齊也蓋曰明王越妻子建德明王之長男名越妻越妻之子附陽侯名建德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大庾嶺名塞上謾辭欺詐之語也謾莫半反

**書法** 於是嘉攻殺王王太后然後及漢使此其先書殺使者何不以諸侯加王人也綱目之修名分而已矣

夏四月赦○是月晦日食○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戈

船將軍嚴出零陵下瀨將軍甲下蒼梧越馳義侯貴發

夜郎兵下牂柯

江咸會番禺

**集覽** 桂陽廣州記云桂陽五嶺之一括

交州接樓船將軍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

船船上施樓號曰樓船豫章注見獻帝建安四年戈船

將軍名嚴史失其姓史記南越傳故歸義侯為戈船將

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

於船下因名戈船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

名焉零陵郡名屬荆州今永州是也太史公曰舜南巡

狩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江南之九疑是為零陵下瀨將

軍名甲史失其姓史記南越傳作下屬將軍徐廣曰厲

一作瀨音瀨水名在越地應劭曰瀨水沙土也顏師

古曰瀨疾流也子虛賦在在瀨批巖衝壅蒼梧郡名



宋復為洪州宣和初於此置安撫使隆興初陸隆興府  
元置隆興路國朝改洪都府尋復為南昌府改屬江  
西道零陵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蒼梧漢之郡名武帝  
平南越以其地為廣信縣置蒼梧郡元封中徙交州治  
此晉以後因之隋廢郡為蒼梧縣屬封州唐屬靜州尋  
以縣置梧州天寶初改蒼梧郡乾元初復為梧州五代  
周時屬南漢宋平嶺南仍為梧州元至元中改  
置梧州路國朝初改為梧州府隸廣西道

### 賜卜式爵關內侯

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  
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 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

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  
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  
令刻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集覽嘗酎景帝本紀  
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高廟酎注酎直  
救反三重釀酒也秦月令曰孟春釀之孟夏始成西京  
雜記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張

晏曰酎之言醇也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  
助祭所謂酎金楚辭大招篇四酎并熟不翌嗑文公集  
注酎三重釀酒此云四酎則是四重釀矣翌通作溢不  
滑也以令獻金助祭令律也漢儀制云諸侯王歲以戶  
口酌黃金於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受  
金少府省金如淳曰少府官名掌中服御諸物寶貨之  
屬至嘗酎飲宗廟時省視諸侯王所獻金  
金少不如斤兩或色惡王削爵侯免國

### 書法

自書喻南越入朝於是書卜式之侯於是書百有六人  
博德之兵於是書卜式之侯於是書百有六人  
之奪爵帝心益擾擾矣綱  
目歷書之所以戒遠略也

### 發明

列侯一旦奪爵者百有六人何其犯法之衆邪  
是時多方取財利其邑入獵而奪之耳不然何  
以不書其  
有罪哉

### 以石慶為丞相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而兒寬  
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



已謹而

### 樂大伏誅

大裝為入海求其師乃之秦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罾斬

**集覽** 大裝猶言促裝樂大治行李也方又多不售售平聲字或作雙言封禪書方盡多不雙索隱曰雙應當也不雙謂所言之方無驗

### 發明

樂大姦偽小人既拜為將軍又妻以公主蓋亦可愧之甚矣又其所言不售乃始誅之不亦晚乎夫小人不足道也其如公主何哉書曰伏誅所以著武帝之失而非予其能誅有罪也然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所言不驗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嗚呼茲其所以稱武帝也歟

### 西卷反

庚午

### 八年冬討西卷平之

### 考異

者非其臣子者曰攻曰伐曰擊此伐西卷當書擊而書討然上書擊南越下書擊東越皆不書討皆傳錄一字誤耳

**考證** 討當作伐。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兵於夷狄曰攻曰伐曰擊後倣此。○路博德等平

### 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陷尋廋破石門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博德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

**集覽** 尋廋地名在始興郡西三百餘里石門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南越相呂嘉積石於江以拒漢因

名石門古老云石門之水名曰貪泉飲之則廉士亦貪

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厥後清操愈厲黎

旦索隱曰黎猶比也毗至反比至天明也或解黎黑

通鑑綱目卷四 漢紀五十四 元帝六年



也天明時皆言早意也漢書作暹旦注暹猶值待也謂待

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即此詳注見去年鬱林秦桂林

郡也古西甌駱越之地合浦本秦象郡地今廉州是交

趾杜佑通典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

兩指相交故郡因名焉趾或作趾九真本水名因以名

郡日向本秦象郡也通典曰地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

因以名郡今吉陽軍是儋耳通典曰地在大海中其種

大耳渠帥自謂王者耳尤緩下有寸漢置郡因名儋

耳今昌化軍質實一統志云石門山名在廣州府城西

是儋都并反北二十里江中兩山對峙如門故名

漢樓船將軍楊僕討南越駐兵於此番禺秦之縣名為

南海郡治因縣有番禺二山故名漢以後皆因之劉宋

析置熙安懷化二縣隋初廢入番禺唐屬廣州宋初併

番禺入南海皇祐中復置元仍舊國朝因之屬廣州

府南海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蒼梧注見元鼎五年鬱

林漢之郡名治布山縣梁置桂平郡隋廢郡於布山縣

地置桂平縣屬尹州後屬鬱林郡唐屬鬱州貞觀中於

縣置潯州後省陵江縣入馬宋開寶中州廢以縣屬貴

州尋復置州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潯州府合浦漢

之郡名本秦之象郡地武帝平南越置之治合浦縣三

國吳改珠官郡未幾復為合浦郡劉宋於郡置越州隋

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曰祿州尋改為合州又廢州為

合浦郡治合浦縣唐初罷郡復置越州貞觀中改為廉

州因郡有水廉洞改名天寶初復為合浦郡乾元初又

復為廉州宋徙州治長沙改置太平軍咸平初復為廉

州元置廉州路國朝初改為廉州府隸廣東道交趾

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珠崖漢之郡名武帝平南越

置之治珠崖縣東漢罷郡以縣隸合浦郡三國吳後置

晉省入合浦縣梁置崖州及珠崖郡隋初州郡俱廢唐

初置崖州天寶初改瓊山郡乾元初改瓊州宋改為清

海軍元改為瓊州路國朝改為瓊州府隸廣東道儋

耳漢之郡名治宜倫縣元始中省入珠崖郡隋初廢之

尋復置唐初改為儋州天寶初改昌化郡乾元初復為

儋州宋初為昌化軍紹興中軍廢之尋復置改南寧軍

元因之國朝初復為儋州後

以宜倫縣省入仍屬瓊州府

書法

建德何南越王也不書其王建德何濠閩越書殺王郢南越書及其王與不予呂嘉之立之也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母效

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

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近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

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集覽** 緱氏索隱曰緱公侯反地理志河南緱氏縣有緱

士拜文成將軍樂大以方士**質實** 縣一統志云緱氏漢之

拜五利將軍皆坐誣罔伏誅

之滑國也曹魏省之故址在

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

**書法** 書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

矣次年而書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屬辭比事帝之難

悟甚矣書觀始此凡書觀皆譏也終綱目書觀十是

年巨人跡建興十一年魏主叡龍十四年後主汶水

唐貞觀十二年太宗底柱求徵三年高宗百戲神龍

元年中宗發寒胡戲景龍三年宮女祓河

四年燈開元元年玄宗燈天寶八年左藏

平西南夷置五郡

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

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笮侯遂平南夷為牂

柯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振

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

為汶山郡廣漢西

白馬為武都郡

**集覽** 且蘭南夷種名一名頭蘭索隱曰本小國名漢因名縣屬牂柯

郡且子餘反邛君笮侯注見元光五年邛笮再駹注同

上越雋正義曰滇國西南有滇越有越雋通號曰越細

分則有雋滇等名雋音髓括地志云漢置邛都縣尋置

越雋郡今邛州是或曰雋水名出邛都國謂越此水故

以名郡沈黎即笮都漢置沈黎郡今黎州是也沈音持

林反或作審非也案宋提刑李師錫詩窮冬案部極陸

西鳥道盤空積雪迷報國憂民寧憚遠萬重山裏到沈

黎文山一作汶索隱曰並音問漢置文山郡唐改茂

州廣漢西白馬白馬地名在廣漢郡西索隱曰戰國時

白馬氏所居因名馬案廣漢今成都府漢州是括地志

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也武都西

魏置武階郡唐置武州後更名階州

**質實** 一統志云且蘭漢之



縣名本西南夷之國武帝開置為縣屬牂牁郡晉隋因

之唐貞觀初分牂牁郡北界置郎州後為播州治遵義

縣天寶中改播州郡乾元初復為播州唐未沒於夷宋

置播州安撫司元改播州沿邊安撫司國朝改為播

州宣慰司隸四川道越雋漢之郡名本西南夷邛都國

地武帝置郡領邛都等縣晉宋因之北齊謂之獠郡後

周置嚴州隋初改西寧州後復為雋州大業中又更為

越雋郡唐初復為雋州又改為越雋郡至德初沒於吐

蕃貞觀中收復太和又為蒙詔所據元初置建昌路

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國朝改為行都司隸四

川道冉駝古蜀西徼外羌之國名漢武帝開置之晉屬

汝山郡隋屬會州後沒於羌唐置維州天寶初改維川

郡乾元初復為維州五代蜀時徙治中州城宋改威州

以威制西羌故名元仍舊國朝因之屬成都府沈黎

漢之郡名即古之笮都地武帝西南夷定以其地為

郡東漢因之晉末為李雄初據宋齊並為沈黎郡後周

兼置黎州隋初改為登州後省之唐復置南登州天寶

初改為洪源郡乾元初復為黎州五代時前後蜀相繼

有其地宋屬成都府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國朝改

為黎州安撫司隸四川道汶山漢之郡名即古之冉駝

國地武帝開置汶山郡宣帝時郡廢後復置梁置繩州

後周改曰汶州治汶山縣隋初改為蜀州尋改會州後

復為汶山郡唐初復置會州尋改南會州貞觀中改為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



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  
反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  
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番禺捕降者以為斬將奪旗之  
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先破番禺捕降者以為斬將奪旗之  
以為獲失朋內顧挾偽于君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  
對推此心在外江湖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  
能率眾以掩過不僕皇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  
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王温  
舒出梅嶺越侯出若

**集覽**揭陽地理志南海有揭陽縣  
邪白沙以擊東越

或音桀非也今潮州本漢揭陽也豫章梅嶺徐廣曰梅  
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今豫章南三十里有梅  
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  
正義曰豫章記云梅嶺在西山極峻處括地志云梅嶺  
在乾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案虔州漢亦屬豫章也二  
所未詳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括地志云蘭池  
陂即古蘭池也在咸陽縣界句章縣名屬會稽句音鉤  
括地志云故城在越州鄞縣西百里今明州鄞縣是鄞  
音茂**武林**史記東越傳駢力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鄞陽界

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  
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  
之京道越侯名甲即下瀨將軍若耶白沙史記東越傳  
注索隱曰若耶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耶山若耶  
溪蓋從此耶字山在州東南四十里溪在會稽縣東  
南北流二十五里與照湖合案白沙東故閩州也

**實**一統志云揭陽漢之縣名屬南海郡晉屬南康郡後  
廢宋宣和中割海陽縣地復置隸潮州紹興初廢尋  
復置元仍舊國朝因之屬潮州府豫章注見武帝元  
帝五年梅嶺即大庾嶺也在南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  
磅礪高聳南接南雄初嶺路峻阻唐張九齡開鑿新路  
兩壁峭立中塗坦夷其上多梅故名梅嶺嶺表有關曰  
梅關有官兵守之或傳梅福嘗隱於此蘭池在西安府  
咸陽縣東二十五里秦始皇引渭水為長池築為蓬萊  
山刻石為鯨魚亦曰蘭陂池後又建宮於池上名曰蘭  
池宮句章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晉省之故城有二一在  
寧波府鄞縣西南四十五里通遠鄉一在寧波府慈溪  
縣西南十五里舊傳葛玄嘗學道於此又溪名在紹興府城  
南二十五里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皆此處



置張掖敦煌郡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  
求使上為募吏民遣之妄言無行之徒爭效之皆賤市  
縣官齎物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禁其食物以苦之  
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於是天子遣公孫賀趙破奴  
將萬餘騎斥逐匈奴不使遼漢使皆不見匈奴一  
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集覽**  
縣官齎物縣官注見文官十一年齊音牋  
西反正義曰齎持遺人也行道所用也  
質實武威郡名注見  
光武建武十年酒泉郡名注見元狩三年張掖郡名注  
見晉安帝隆安元年敦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  
州瓜

以下式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  
疆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說胡氏  
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  
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其言則天下之公議舉朝不言

而式獨言之聽者  
姑取節焉可也

**集覽**

鹽鐵苦惡價貴史記平準書注  
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

也索隱曰言鹽既苦而鐵器又惡其買賣貴也苦又音  
古言鐵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曰苦窳窳音瘦若如字  
讀亦通案漢書匈奴傳中行說謂漢使曰所輸繒  
絮不備若惡注常昭曰若粗也音若靡鹽之監

**書法**

前書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諷天下以死邊也至

是後書以下式為御史大夫帝之借式以感諷天下  
者極矣而天下莫應式遂以言事見疏踰年而有貶  
為太子太  
傳之書矣

帝自制封禪儀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上  
乃令諸儒來尚書周官王制之文章封禪儀數年不成  
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  
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群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  
中和之基上乃自制儀類采儒術以文之以盡罷諸儒不用  
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類采儒術以文之以盡罷諸儒不用



集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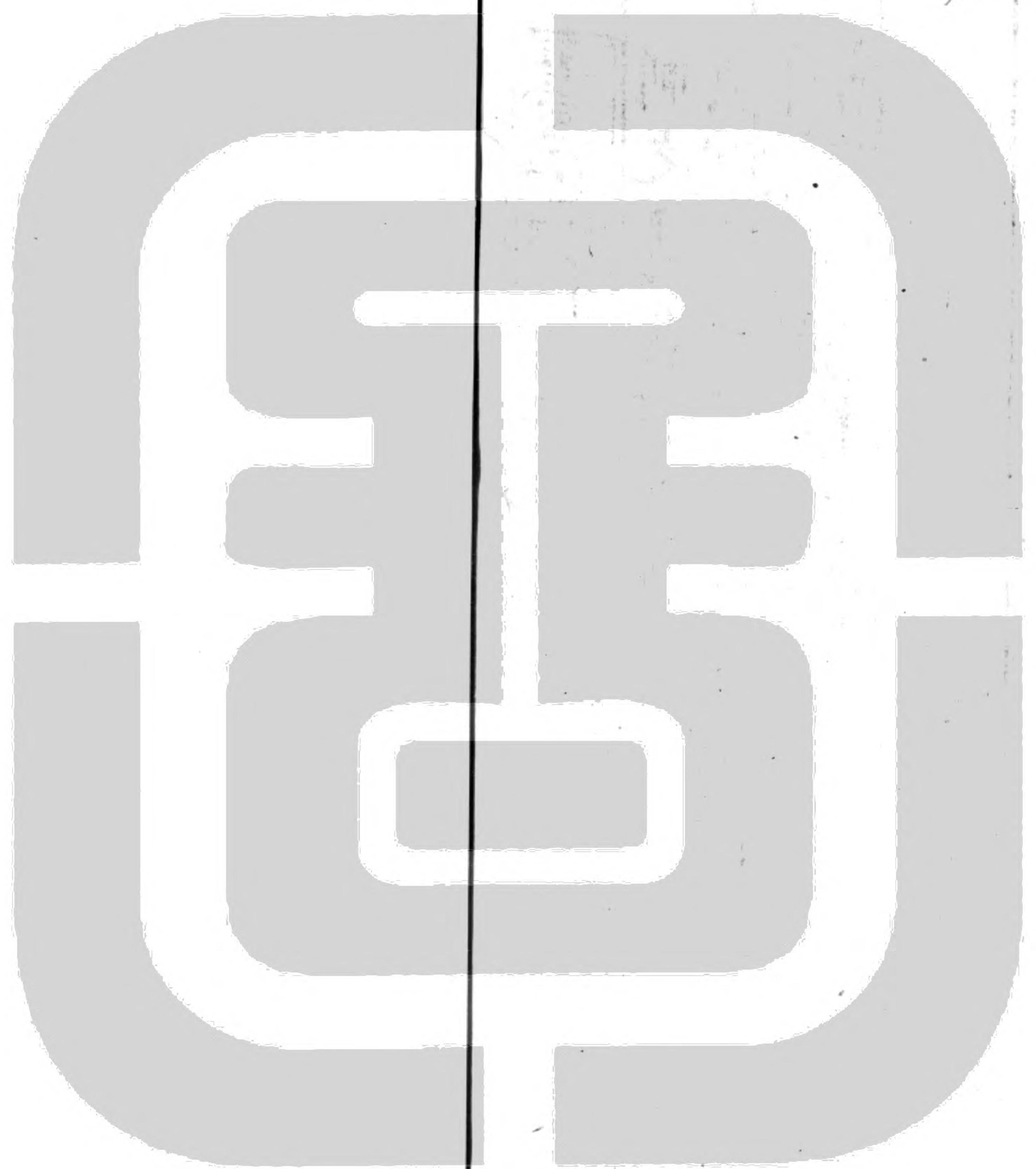
昭姓考瑞必樹異姓以明賢賢瑞玉也古者必建同姓  
言之曰瑞考瑞謂考核其瑞信即書所謂輯五瑞也史  
記封禪書注正義曰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  
封泰山禪梁父書舜典曰輯五瑞觀四岳群牧班瑞于  
群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蔡氏輯傳曰輯斂瑞  
信也公執桓圭侯執圭伯執躬圭子執穀圭男執蒲  
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  
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  
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  
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  
有不相同者即辨其偽也既覲之後審知非偽則又班還  
其瑞以與天下正始金聲而玉振之言振揚德音如金  
玉之聲也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若金聲而  
文公朱氏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樂有八音金石為重特  
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振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  
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鑄鐘以宣其聲  
侯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也

書法

書自制儀何譏之譏也然則唐書制封禪禮無  
譏乎封禪非古也書議封禪禮譏也未若書自  
制之為甚譏也終綱目書封禪禮儀三年是年唐太宗  
貞觀十一年譏封禪禮高宗顯慶四年議封禪儀文  
帝議巡狩封禪不  
書不與焉十六年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





上海圖書館藏  
大正六年  
百



